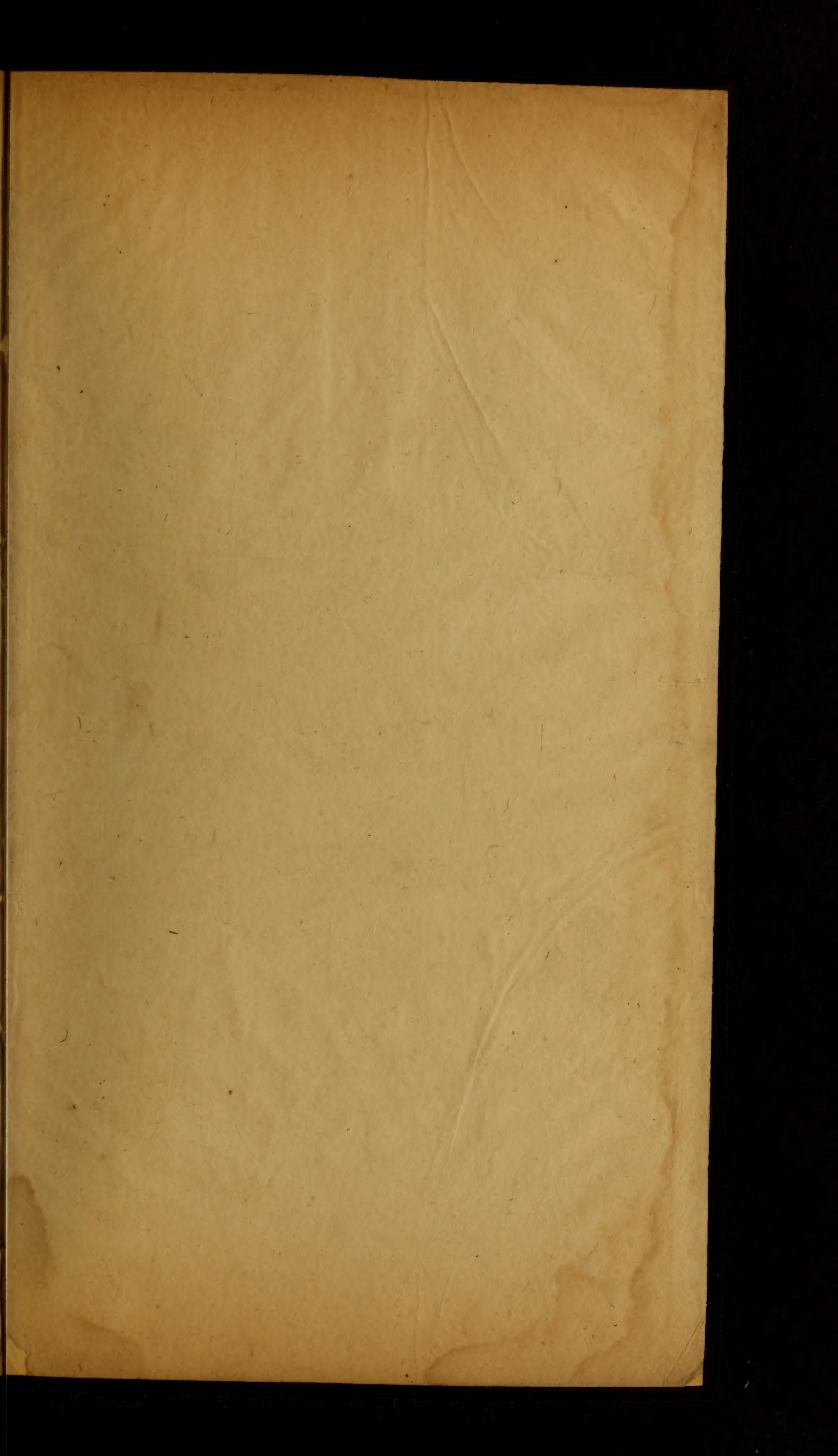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九

明

世宗皇帝

乙未嘉靖十四年春正月罷督理倉場中官

初孫交爲戶部尚書以監督倉場中官爲數太多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請盡去之并臨淸淮徐諸倉一切勿遣帝罷撤其半餘仍如故至是監督中官王奉季慎互以奸贓訐奏下法司按問給事中管懷理山東臨邑人因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今叅用內官惟肆貪饕于國計無補請悉撤回從之先是帝既盡撤天下鎮守中官至是復罷倉場監督其後又裁革京營提督監鎗太監于是諸閹斂跡終帝之世四十餘年不敢爲惡

莊肅皇后夏氏崩。

禮臣上喪儀。帝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朕當服青。臣民如母后服。夏言奏。羣臣不敢以素服見上。請暫罷朝參。許之。已而議謚。張孚敬曰。大行皇后。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言與李時等。以莊肅配武宗。請遵累朝舊制。帝不悅。因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已悟孚敬言非是。改謚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二月。作九廟。

祖宗各為專廟。太祖廟居中。左為三昭廟。與文祖世室祀太宗。百世不遷。而四右為三穆廟。廟各有殿。殿有寢。以藏主。皆南向。世室殿寢。視昭穆廟加崇廣焉。帝諭閣臣曰。文祖廟為世室。則世廟

字當避。張孚敬言。世廟著明倫大典。頒詔四方。不可改。又世宗宜稱太宗。廟從之。

二月。葬孝靜皇后。

遼東軍亂。囚巡撫都御史呂經。字道夫。陝西寧州人。經以苛虐失衆心。爲亂軍所執。故事。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以牧地五十畝。經至。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冊。盡收牧地還官。又役軍築邊牆。督趣過當。諸軍詣經乞罷。經搒笞訴者。卒遂亂。毀府門。火均徭冊。經竄別室中。搜得之。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帝聞。召經回。行至廣寧。悍卒于蠻兒等復辱之。巡按御史曾銑字子重。江都人。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罪不過此。遂狃爲故常。今宜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

夏四月。張孚敬罷。

孚敬有疾。帝與李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材以叢怨。孚敬聞之。念前此三黜。皆為帝所薄。遂屢疏乞骸骨。許之。明年復遣官視疾。趣入朝。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

召費宏復入閣。

帝追念宏。遣行人即家起之。比還朝。眷遇益厚。常偕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周覽殿廬。從容笑語。移時始出。自是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張桂操切之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

秋九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

帝懲遼東之變。欲慎簡撫臣。費宏請會九卿推舉。如京堂官例。從之。

冬十月。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謚文憲。

帝深嗟悼。賻䘏有加。贈太保。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持重得大體。三入政府。中遭讒搆。迄以功名終。

丙申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爲兵部侍郎。總制三邊。

先是。濟農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爲渾脫。卽革囊。騎以濟河。俗謂之皮渾。與渾脫音相近。故史傳借用之。渡入山後。諳達亦自豐州注見前。入套。相率爲邊患。總制唐龍。字虞佐。蘭谿人。用總兵官王效。延綏人。梁震。新野人。數敗敵。十二年冬。虜震處之河。虜殺溺死者甚衆。明年。又犯黃甫川。鎭遠關。故震擊走之。既而復犯花馬池。不得入。引去。震追敗之乾溝。鎭遠關。在寧夏府寶豐縣西南。黃甫川。在葭州府谷縣東北。有城。乾溝。亦日蘆溝。在鞏昌府靖遠縣東北。寧夏固

古制方不過施ヲ平原彼此伎倆相等者耳後世地利不同用之即難取效房琯陳濤之敗已事可徵至宋而李綱宗澤間一議行卒未收其實用況雙輪八挽運用鈍遲欲以此挫鋭衝堅殆如兒戲劉天和特爲邊遠良法輒用以練習邊兵不知一車之上而弩戟牌盾錯置雜陳勢必艱重難勝所謂適用者安在況邊隅攻戰全在精騎推鋒豈可轉以運車碍其馳騁書生迂拙之見與不値一哂耳

原邊接界處。然蹂躪迄無寧歲。及是。天和赴鎮。龍召爲刑部尚書。修戰具。飭邊備。築增城堡。時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即困。又行遲不適于用。天和倣前總督秦紘隻輪車。上置𩊚槍弩戟。前樹狻猊牌。左右虎盾。連二車。蔽三十四人。一人挽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敗則騎兵追。以練諸邊將。濟農以十萬衆。將大舉入犯。天和策寇瞯西有備。必東。密檄延綏副將白爵宵行。與參將吳瑛合。寇果東至黑河墩。黑河即古黑水。在榆林府北。晉書載記赫連勃勃于黑水之南營都城。即此。遇伏大創而去。爵等尾擊之。寇連敗。多死。其分犯寧夏者。亦爲王效所破。捷聞。進天和左都御史。

二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詣天壽山謁陵。

帝至沙河。見居民蕭條。顧謂大學士李時曰七陵在此。

宜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淸爲南。昌平爲北。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于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于沙河築鞏華城。在昌平州東南。今有同知及都司駐此。爲置戍焉。

夏五月。毀禁中佛殿。

禁中大善佛殿。元時所造。藏金銀諸佛像及器物。至是。悉命燬之。凡一百九十六座。其重萬三千餘斤。以其地建太后宮。

冬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爲禮部尚書。

元節自嘉靖三年召入京。大加寵信。封眞人。班二品。贈其父母官。其孫及曾孫。至是。以皇儲生。嘉其禱祀功。拜尚書。

閏月。以禮部尚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入閣。李時雖爲首輔。政多自言出。時亦每推讓焉。

丁酉　十六年。春二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温字汝厲。吉水人。討安南。

初安南社堂燒香官陳暠安南前後有兩陳暠。一在宣德時。黎利僞奉以降。即此。詭稱前王陳氏後。殺國王黎晭而自立。自黎利後。九傳而至晭。多行不義。遂及于難。晭臣莫登庸。初附暠。後與黎氏大臣阮宏裕等。起兵討暠。暠奔諒山。兵敗走死。立晭兄子譓爲王。登庸握兵柄。潛蓄異志。黎氏舊臣鄭綏。以譓徒擁虛位。別立其族子酉榜。登庸破綏。捕殺酉榜。並恃功驕恣。旋逐譓。譓奔清華。登庸立其庶弟廣。已復殺廣。篡其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譓子寧時譓已卒于清華。遣使告難。乞興問罪師。夏

言等列登庸罪狀請大振宸斷剋期徂征請起伯温于家。伯温先爲大理丞坐李福達獄削籍命參軍務以都督僉事江桓爲總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字玉卿婺源人言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廣東巡按御史余光江寧人亦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較但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疲中國帝怒褫珍職奪光俸已而伯温至京奏上方畧而帝意忽中變命暫緩師會雲南巡撫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招納黎氏舊臣得其進兵地圖并獲登庸間諜及所撰僞大誥登庸篡位時作大誥五十九條頒之國中上之命仍遵前詔征討明年春文盛復以登庸降表至請宥罪許貢下廷議僉言不可許乃趣伯温啓行制甫下兩廣總督侍郎張經以用兵方畧上具言須兵三十

萬餉百六十萬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狀。請即日出師。兵部尚書張瓚不敢決。復請廷議。議上無成策。帝不懌。讓瓚。師復止。初帝以用兵事重。本無必討意。特欲威服之。故命下而罷者再。至十八年。登庸屢表乞降。帝亦欲因撫之。再下廷臣議勦撫之宜。瓚及廷臣請仍命伯温南征。如登庸束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從之。張經字廷彝。侯官人。

夏五月。雷震謹身殿。

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死。

奸人班期于雲鶴告延齡兄弟挾左道咒詛。逮鶴齡下詔獄。太后衣敝襦席藁為請。不得。鶴齡瘐死獄中。

戊戌十七年夏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胄字平侯。瓊山人。

初獻皇帝廟止修時祀。[illegible]揚州府同知豐坊字存禮。熙

之請建明堂尊獻皇帝廟號爲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尚書嚴嵩（字惟中分宜人）言傳稱萬物成形于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主親親也至宋儒論則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且未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帝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皇考稱宗豈爲過情嵩于是曲順帝旨以爲嚴父配天允合周道唐胄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于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帝至周成王之世未聞以嚴父配天之祭移于武王也臣謂明堂宜奉太宗配若獻皇帝得聖人爲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帝大怒下詔獄黜爲民（坊性狂誕熙既卒家居貧乏思效張桂等以片言取通顯待命久之）

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死人咸惡其畔父云

秋八月以禮部尚書顧鼎臣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夏言當國鼎臣入侍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言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祔于太廟

先是帝命議稱宗祔廟之禮集文武大臣于東閣嚴嵩與羣臣議汎之帝大不悅著明堂或問難嵩嵩惶恐盡改前說條畫禮儀甚備且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前事可據今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至是帝諭禮臣曰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躬宜薦

宗稱。乃改太宗廟號爲成祖。尊獻皇帝廟號爲睿宗。遂奉睿宗主祔太廟。復配享上帝于元極寶殿。

冬。十一月。上皇天上帝大號。

帝以獻皇帝既稱宗配帝。乃躬詣南郊。上皇天上帝大號。恭進冊表。禮成。還詣太廟。加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號。是日。皇后助行亞獻禮。文武官命婦陪祀。嚴嵩奏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爲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帝悅。命付史館。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蔣氏崩。謚慈孝皇后。

先是。帝營壽陵于大峪山。在昌平府西北。及是太后崩。將奉獻皇帝改葬焉。命駙馬都尉崔元。尚書張瓚等。爲奉迎禮儀使。已帝親詣大峪相視。復令議奉太后南詣合葬。嚴

翟鑾始藉中官延譽驟得輔政繼謀復召交結閣臣共非端人明矣夏言自命伉直何亦聽徇私情共相援引可見當時朋黨之局

嵩等言。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耳。如初議便。帝意終未決。因止元等毋行。而令指揮趙俊南往。啟視幽宮。于是親幸承天之議起。

李時卒。諡文康。

時在閣。帝待之不如張孚敬夏言。然頗少責辱。恩禮亦始終不替。及是卒。贈太傅。

己亥十八年。春二月。立子載壡帝第二子。為皇太子。封載垕帝第三子。即穆宗。為裕王。載圳帝第四子。為景王。後之藩安陸。

起翟鑾為兵部尚書。行邊。

先是。鑾以憂歸。服闋。久不召。夏言顧鼎臣居政府。鑾與謀召已。及是。帝將南巡。欲謁顯陵。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

年不可破言尚不免鼎臣
鼎臣之輩夫復何尤

視。言等因薦鑾。改兵部尚書節制諸邊

以曾子裔孫質粹字好古。吉安永豐人。曾子五十九世孫。為世襲五經博士。

張孚敬卒。

孚敬卒于家。帝至承天。始聞之。傷悼不已。贈太師。孚敬剛明果敢。持身特廉。痛惡贓吏。一時苞苴路絕。而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已先為黨魁。大禮大獄。叢詬沒世。顧帝始終眷禮。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羅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謚。帝取危身奉上之議。特謚曰文忠。

帝如承天。謁顯陵。夏。四月。還京師。

趙俊自承天還。言顯陵不吉。帝欲親詣承天。周閱卜兆。

九卿大臣許讚、呂柟等諫。帝曰。朕豈空行哉。為吾母耳。

乃命宣城伯衛錞華亭人。顯之孫。遂安伯陳鏸巴人。志三世孫。及顧鼎

臣等輔太子居守。遂如承天。夏言。嚴嵩等扈從。行次衛輝。夜四更。行宮火。從官倉猝不知帝所在。錦衣衛指揮使陸炳負帝出。御乘輿。帝自是愛幸炳。炳之先。平湖人。後隸錦衣籍。炳母。帝乳媼也。 三月。至承天。謁顯陵。命作新宮。曰待合葬也。越三日。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睿宗配。秩于國社國稷。徧羣祀。又三日。御龍飛殿受賀。謁陵畢。嚴嵩請表賀。夏言請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帝自是不悅言。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田賦五之二。畿內河南三之一。歸過慶都。本漢望都縣。金改名。今仍舊。屬保定府。從臣請祀堯母墓。在望都縣城內。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徙合葬。非古。既至京。復詣大峪審視。曰大峪不如純德。本松林山。在鍾祥縣東北。以顯陵所在。故改名。卒定南祔之議。

彗星見。

五月夏言罷尋諭留之。

翊國公郭勛（勛以獻皇帝祔廟進封公。）得幸害言寵。嚴嵩亦心妬言。遂相與搆之。會帝自承天還復幸大峪山。言進居守勅稍遲。帝大怒。責言怠慢不恭。命還前賜銀章。（言前賜銀章。章文曰學博才優得密封言事。）并累所降手勅。言惶懼謝罪。請免追銀章手勅。爲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已。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言勲階。（言以祇薦皇天上帝冊表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有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令致仕。言乃以手勅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帝怒解。命止行。復諭入直。言疏謝。帝悅。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心知所云衆怨者。勛輩也。再疏

謫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爲衆所忌。帝復不悅。
詰責之。惶恐謝。乃已。未幾。以所追銀章手勑還之。

復以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衛人。爲戶部尚書。

材初長戶部。力袪宿弊。以忤權貴。失帝眷。及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廷臣亦交薦。召復原官。材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嘗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無憂天下矣

六月。雷震奉先殿。

詔廷臣自陳。都御史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奏曰。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飭。賄賂公行。臣職憲紀。宜先罷斥。意葢斥嚴嵩張瓚輩也。帝但諭留而

巳。

秋。閏七月。葬慈孝皇后于顯陵。

河南饑。命戶部侍郎王杲字景初汶上人賑之。

時河南災甚。杲請急發帑詔齎臨淸倉銀五萬兩以行。旣至。復請發十五萬兩。全活不可勝計。

庚子 十九年。春正月。翟鑾還京。復入閣。

鑾之行邊也。諸邊文武大吏俱櫜鞬郊迎。惟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旣事竣歸裝千輛。用遺貴近。遂復以原官入閣。

夏。五月。詔勳戚子弟入監肄業。

司業王同祖字繩武崑山人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失教故也。

段朝用以神仙服食之說傾聽術欒實踵五利文成故智至勸其深居無接外人則又呂用之所以欺高駢者其情益不可測嘉靖受其蠱惑遂欲少假靜持不念天位凝承乃欲如方士導引延年自此于深山

請勅公侯伯子弟未仕者悉入成均侯學有可觀奏請敘應不率者糾治從之尋命已任事者亦送監肄業于是少年勳戚爭以入學爲榮矣

秋八月殺太僕卿楊最字殿之射洪人時帝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高金石州人王納言信陽人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召與語大悅朝用言帝居深宮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乃親政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

修煉之舉其愚已甚且太子無端監國尤駭聽聞而二十年脫屣朝綱更復成何景象其議雖旋罷而以此竟殺直臣不自知其過殊覺可嗤鄙耳

耳。夫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爲。豈有高居紫闥。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明年。朝用伏誅。隆慶初。贈最副都御史。謚忠節。）

九月。劉天和敗濟農于黑水苑。（在固原州西。）斬其子錫沙王。（舊作小十王。今改。）

濟農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寇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再敗之。至是復入固原。剽掠且饜。會涇潦。弓矢盡膠。無鬬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官周尚文（尚文優將材。負氣桀傲。所至與文吏競。文吏又往往挫折之。以故彌不相得。巡撫賈啓劾尚文老悖。遂革任。尚文。字彥章。西安後衛人。）激令立功。尚文盡銳奮擊之黑水苑。斬濟農子錫沙王。寇遁走寧夏。

巡撫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總兵任傑等復邀擊于鐵柱泉。在靈州花馬池西南有泉百步明時以寇入必飲馬于此築堡守之敗之。進天和南京戶部尚書以守禮總督軍務尚文復都督同知。

冬十月顧鼎臣卒。謚文康。

鼎臣素柔媚其居政府謹事夏言不能有為及是卒贈太保。

辛丑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字伯珍富平人于獄。

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大息上疏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體無不受患猶且奔競成風賄賂公行遇災不憂非瑞稱賀邪佞日親諍臣日遠此

大憂也。因歷陳諸弊。其一。以郭勛奸蠹。任用肆毒。其二。以工作不休。朘民膏血。其三。以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其四。以崇信方術。濫加保傅。其五。以阻抑言路。忠藎杜口。詞俱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搒掠血肉狼藉。死一夕復甦。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納飲食。屢瀕于死。處之泰然。主事周天佐。字子弼。晉江人。御史浦鋐。字汝器。文登人。疏救。先後死獄中。自是無敢言者。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屏相訊而已。比三日。天佐不勝楚。遂死。屍出獄。大興民有祭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曰。吾哀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鋐方病。入獄。被杖百。復錮以鐵柙。爵迎哭之。鋐息已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後數日卒。隆慶初。天佐贈光祿卿。鋐贈光祿少卿。

夏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

毛伯溫等督師至廣西。傳檄諭莫登庸。能束身歸命。即待以不死。登庸乃率從子文明。及諸部目。入鎮南關。在廣

西太平府憑祥州西南。左右石山。高插雲表。設關建城。爲安南入貢之道。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爲藩臣。伯溫承制許之。納其圖籍。權令還國聽命。疏聞。帝大喜。詔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更十三道爲十三宣撫司。各設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三歲一貢以爲常。併令覈黎寧眞僞。如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俾奉祀事。否則已之。伯溫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

九廟災。

五月。以兵部侍郎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總理河漕。

時黃河南徙。決野雞岡。（在歸德府睢州北。）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徐呂二洪竭。漕舟膠。總河郭持平久治不

效乃命以旂督理以旂言黃河遷徙不常不能借以濟運宜濬山東諸泉入野鷄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牐河制從之

秋八月昭聖皇太后張氏崩諡孝康皇后

夏言罷九月郭勛以罪下獄冬十月言復入閣

言勛交惡日甚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自陳乞罷不允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致仕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憐之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時勛以言官重劾給事中戚賢等劾勛擅作威福網利虐民亦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皆朕股肱相

郭勛縱恣妄行稔惡已久言官豈無見聞何前此噤無一語及揣知勛之上眷漸移即爾紛紛補牘陰博不畏彊禦之名而陰行揣摩取巧之術明代諫垣雖有實出伉直者而似此猥鄙者正復不少

妒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乃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帝頷之。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勛辨語誖謾。先是。帝給勛敕。與兵部尚書王廷相等同淸軍役。敕具。勛久不領。言官劾之。勛疏辨。有何必更勞賜敕語。帝怒。責勛無人臣禮。給事中高時。浙江臨安人。因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勛錦衣獄。復詔言入直。方言在告時。閣事多取裁決。及治勛獄。排根批柢。悉其指授。朝士方惡勛。不以咎言也。勛下獄後。帝念其督贊大禮。諭鎮撫司勿加刑訊。奏上。當勛罪斬。帝以奏當不明。令法司覆勘。法司更當勛不軌罪斬。沒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帝意本欲寬勛。屢示意指。而廷臣惡勛。謬爲不喻指者。更坐重辟。久之。勛竟死獄中。

十一月。葬孝康皇后

壬寅 二十一年夏六月諳達寇山西

先是諳達遣使欵大同詔却之諳達與濟農遂分道入犯及是復遣使求貢大同巡撫龍大有茶陵州人誘縛之詭言用計擒獲詔磔于市敵怒入掠朔州以下注俱見前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沁汾復從忻崞而北屯祁縣叅將張世忠等戰死敵遂從雁門故道而去未幾濟農死其子朗台吉舊作狼台吉今改後倣此等散處河西勢分諳達獨盛歲數擾邊

秋七月巳酉朔日食

夏言罷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再罷再相帝雖優禮然恩眷已不及初帝以奉道嘗御香葉冠因刻沉水香冠五賜言等言以非人臣法服

蓋言經國不如寇準而疎脫畧相似其援引嚴嵩亦猶準之遇丁謂卒致爲所擠陷情事復同小人反噬固不足道然謂之姦狡易見嵩之柔和難窺且準僅以拂鬚微詞成隙而言再相後至以盛氣凌嵩嵩特奴隸無怪得禍之更烈也

不奉詔。帝怒甚。嵩因召對冠之。籠以輕紗。帝見。益內親嵩而欲去言。嵩因傾之。嵩與言同鄉。科第先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恨甚。嘗置酒邀言。躬詣其第。言辭不見。嵩布席。展所具啟跪讀。言謂嵩實下己。不疑也。言既失帝意。懼斥。呼嵩與謀。嵩已潛造陶仲文第。謀齮言代其位。言知甚愠。諷言官劾嵩。帝方憐之。不聽也。兩人遂大郄。嵩因燕見。頓首雨泣。愬言見夌狀。帝使悉陳言罪。嵩遂振暴其短。陶仲文。方士。初名典眞。黃岡人。

會日食既。帝手詔以爲下慢上之咎。落言職閑住。言既去。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遂代言入閣。嵩時年已六十餘。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帝謂其勤。益信之。嵩無他才畧。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計云。

九月作雷壇。錮工部員外郎劉魁字煥吾。泰和人。于獄。

金英謀逆一事若端既宿曹妃宮則妃自不得辭不逆之愆若竟謂其與婢同謀則無此情理蓋金英即肆兇謀勢必慮人聞見彼走告者烏從遽知且其入亦必同係曹妃宮婢當此危懸呼吸救難刻遲乃不近白妃而遠白后其爲情

帝用陶仲文言建雷壇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頃營大享殿大高元殿工費以億萬計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爲此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于廷錮之詔獄

冬十月宮婢楊金英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

帝宿曹妃宮宮婢楊金英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未絶有走告皇后者后馳救得甦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言王寧嬪實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時帝病悸不能言后傳旨收端妃寧嬪及金英等悉磔于市久之帝

陷顯然。方后復乘嘉靖疾悖之時。輒收妃嬪與逆婢駢誅滅口。謂非后之妬害。其誰信之。然其致此大變。則由嘉靖不德。明祚將傾。彰亡徵先見乎。

始知妃冤。

癸卯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秋。九月。逮巡按山東御史葉經。字叔明。上虞人。杖殺之。

嚴嵩與經有宿憾。嵩在禮部。以秦晉二藩宗人襲封事。受重賄。經發之。彌縫得免。故恨經。及是。經按山東監鄉試。試錄上。嵩指發策語爲誹謗。激帝怒。下禮部參論。尚書張璧字崇象。石首人。等阿旨。請逮考試官周鑛。提調布政使陳儒。及經等并治。嵩密言試事盡由御史。帝乃降旨斥文中語爲狂悖。經杖八十。爲民。創重卒。鑛儒等謫官。由嵩報復也。嵩借事殺異己。自經始。先是。嵩相甫踰月。御史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即劾之。比之四凶。請急誅斥。帝雖譙讓瑜。然未深罪。嵩亦以初得政。未敢顯爲擠陷。

故瑜得居職如故。及經杖死。嵩益發舒。其後劾嵩者。希得免矣。瑜後以大計。嵩囑主者黜之。遂除名。于是給事中王鄹。沈良材。陳瑬。御史喻時。陳紹。及山西巡撫童漢臣。福建巡按何維柏等。相繼得罪。皆並瑜劾嵩者也。王鄹字韜孟。金壇人。沈良材。泰州人。陳瑬。餘姚人。喻時。光山人。陳紹。上虞人。童漢臣。錢塘人。何維柏字喬仲。南海人。

冬十月。朶顏入寇。

攻圍慕田峪。在昌平州北有關口。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往援。乃退。

甲辰 二十三年。秋八月。翟鑾罷。

嚴嵩入閣。鑾以資地居其上。嵩惡之。嗾言官劾其子負緣舉進士。遂斥為民。鑾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勛所親焦清。同舉進士。嵩屬給事中王交等。劾其有弊。帝怒。下吏部都察院。鑾疏辨。帝益怒曰。鑾被劾待勘。敢先瀆擾邪。二子縱有才。何至與其師並

進勒鑾父子奇勛清
及分考官等皆爲民

九月以吏部尚書許讚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時大權一歸嚴嵩讚璧不得預票擬讚常嘆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因屢乞休

冬十月諳達入寇明史世宗本紀作小王子翟鵬傳作諳達今依鵬傳

諳達自萬全右衛毀牆入掠蔚州直抵完縣京師戒嚴

命逮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翟鵬字志南撫寧衛人巡撫薊鎮都御史朱方下獄鵬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遏敵言官劾其逗遛致震畿輔遂遣官械鵬而以侍郎張漢代之方以建議撤諸路防秋兵致敵乘間入犯亦命逮繫鵬坐永戍方杖死渾源五季唐縣元改州今州屬大同府長漢種祥人

十一月。加方士陶仲文少師。

仲文由吏員需次京師。故與邵元節善。元節年老。宮中黑眚見。治不效。因薦仲文。以符水噀劍。絕宮中妖。被寵幸。尋授少保禮部尚書。未幾加少傅。至是。大同獲間諜。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仍兼傅保。後復以禱雨功。封恭城伯。帝自二十年遭宮婢之變。移居西內。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陶仲文得時見。見輒賜坐。稱之為師而不名。于是小人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輩。皆緣以進。可學。無錫人。端明。饒平人。隆禧。崑山人。

乙巳二十四年。夏五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重建太廟成。

建殿九間。仍復舊制。同堂聚享。位皆南向。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憲

脣。右四序。仁英孝武。其後爲祧廟。以藏祧主。

秋八月。張璧卒。謚文簡。

九月。召夏言復入閣。

帝微覺嚴嵩貪橫。復召用言。言至。復盛氣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畧不顧嵩。嵩噤不敢吐一語。所引用私人。言多斥之。亦不敢救。銜刺骨。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所譴逐亦不盡當。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二人與嵩比而搆言。言不悟。

陸炳等恃寵橫行。致爲言官劾奏。夏言擬旨令其陳狀。乃朝廷公法所存。豈造請干求可免。至炳公然行金求解。則尤藐視王章。言即當以其賄乞之情。露章舉發。顧因其長跪泣謝。竟

楚世子英燿弑其父顯榕。伏誅。

英燿性淫惡。烝楚王宮人。又使卒劉金納妓別館。王欲

推保全高雅乃卻萑首而猶私意以市恩廢法又豈得謂之公正自持者耶

罪金。金遂勸英燿謀逆。會元夕後。張燈置酒。饗王。別宴武岡王顯槐弟顯榕于西室。酒半。金等從座後以銅瓜擊王腦。立斃。顯槐驚救。被傷得免。英燿從王屍宮中以中風報。王從者抉門出告變。撫按官以聞。帝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崑山人。尚孝宗女永福公主。等往鞫得實。及是詔逮入京。告太廟。磔于市。焚尸揚灰。逆黨悉伏誅。

冬。十一月。許讚罷。

讚求去。帝責其忘君愛身。落職閒住。讚歸三年卒。尋復其官。追謚文簡。

丙午二十五年。春。正月。謫御史周冕資縣人。為通海縣元置。今屬雲南臨安府。典史。

時太子生十一年。尚未出閣講學。冕極言豫教不可緩。

帝怒謫之。

三月。四川白草番注見前。亂。遣何卿成都衛人。充總兵官。討平之。卿初鎮松潘十七年。威望素著。會以北警召卿入衛。至是番人亂復命卿往討。卿至將士咸喜。乃會巡撫張時徹字惟靜。鄞人。討擒賊渠。俘斬千計。克四十餘寨。毀其碉房。獲馬牛器械無算。久之。賊盡平。在明年四月。于是松潘威茂間行旅往來無剽奪患。邊境安堵。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是秋。諳達以十萬騎西入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駐塞門砦名。在延安府安塞縣北。而遣前參將李珍陝西人。坐事奪官。銑復加錄用擣巢于馬梁山在榆林府北。後敵始退。

秋八月天鼓鳴

冬十月故建昌侯張延齡棄市

初延齡下獄後奸人劉東山發其手書有君道賞罰不明字延齡復加訕上罪長繫如故至是竟斬西市

丁未二十六年夏四月諳達求貢拒之

自龍大有誘執虜使後諳達連歲犯邊不已及是奉印信番文詣邊陳欵總督侍郎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以聞時萬達方修築邊牆因再疏言自冬涉春虜使屢至其詞益恭似宜允許況今版築方興正當羈縻使無侵擾帝責其冈瀆不聽萬達在邊帝深倚任所奏無不聽納嘗議撤山西內關雁門寧武偏頭諸關兵併力守禦大同外邊巡撫孫

敵騎近只河套資畜牧之利出入自如久爲邊患曾銑首議復套自屬籌邊要着其所條列亦具中機宜銑膺寄疆場意在秣馬厲兵以恢復輿圖自任豈得咎其好大喜功當時廷臣心懷怯懦不肯一矢加遺逾貢論封毫無主見轉以銑之銳志出師爲非計嵩[illegible]諸首方向銑尚兩紛起[illegible]持迨朝局中更遂以銑爲啟釁貪功沉冤西市君

繼曾字道甫，雲南右衛人。力陳不可。帝納萬達言，遂逮繼曾下獄死。繼曾先知淮安府，以忤中官被逮。夏言救免。繼曾不謝。言怒。及是，言不爲地，遂死獄中。獨議諳達貢事，與帝意左，再被責讓。蓋是時曾銑建言復套，夏言主之。故力絀貢議云。銑素喜功名。會寇居河套，久爲中國患。上言。賊據河套，侵擾邊鄙，今將百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服。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固在彼而不在我。臣枕戈汗馬，切齒痛心，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勁矢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歲春夏交，搗五十日餉，水陸並進，直搗其巢，材官騶發，礮火雷擊，如是三舉，則寇自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也。遂條八議以進。帝壯其言，命諸邊臣議之，俱以爲難。而萬達尤以橫挑強寇爲非計。帝方嚮銑議，上不省。

秋七月，河決曹縣。

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鎮名，在魚臺縣東。與

若臣苟且畏難之習懲于
不可挽回國勢何由克振
乎

時爲漕運往來要地。隆慶後。運河東徙。鎮遂廢。河臣詹瀚。請于趙皮寨（在開封府蘭陽縣北。一名張錄口。）諸口。穿支河以分水勢。從之。

冬。十一月。大內火。釋楊爵等于獄

初。爵既下獄。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並以言事同繫。（三人屢瀕死。講誦不輟。爵于獄中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忘其困。）歷五年不釋。久之。有神降于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未踰月。尚書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命東廠追執爵等。（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即就道。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竟去不顧。觀者泣下。）復同繫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絶。至是。大高元殿災。帝禱于露臺。空中若有所聞。遂傳詔釋之。（爵居家二年卒。隆慶初。贈光祿卿。諡忠介。）

皇后方氏崩。（諡孝烈皇后。）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

言素慷慨以經濟自許會曾銑議復河套欲倚以成大功因密薦銑謂羣臣無如銑忠者銑鳩兵繕塞輒破敵帝亦頗嚮之令言擬旨優獎者再銑喜益銳志出師條上方畧廷議一如銑言帝忽中變降旨詰責詞甚厲曰今逐賊河套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嚴嵩知帝意遂極言河套必不可復廷臣亦盡反前議如嵩說嵩乃力攻言謂向擬旨褒銑臣皆不與聞言始大懼謝罪且云嵩初未嘗異議今胡乃盡委于臣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盡奪言官階令言致仕初言與嵩同直西苑帝數使小內竪詣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共詣嵩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取具而已往往失帝旨嵩聞愈精治其

事。由是嵩益被寵。而言眷漸衰。及套議起。嵩復從中陰詆之。以激帝怒。言遂敗。

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

兵部侍郎萬鏜字平甫。濟陽人。等劾銑罔上貪功。擅開邊釁。逮下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先是咸寧侯仇鸞鉞之子。鎮甘肅。以貪縱為銑所劾。遂逮問。嚴嵩雅親鸞。至是代鸞獄中草奏。誣夏言納銑金。銑所善同邑蘇綱。言繼妻父也。方銑建議復套時。綱亟稱之。言益信銑為可辦。因力主其議。及是。嵩代鸞誣奏銑尅餉鉅萬。屬綱賂言。交關為奸利。法司承帝旨坐銑交結近侍律。斬西市。妻子流二千里。並逮言下吏。出鸞于獄。銑有膽畧。長于用兵。性特廉。既歿。家無餘貲。隆慶初。贈尚書。謚襄愍。

夏五月葬孝烈皇后于永陵。在昌平州陽翠嶺。

詔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以元后禮葬預名葬

號曰永陵。

秋七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

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上疏訟冤。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鸞何以知蓋嚴嵩與崔元輩。詐爲鸞疏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臣生死係嵩掌握。惟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論死。法司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怒。切責之。猶言及前不戴香冠事。會諳達寇居庸。嵩謂夏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棄言市。妻蘇氏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丞朝慶。皆削籍。言豪

嚴嵩深恨夏言已非一日曾銑之獄不過借銑以傾言特言既去嵩奸險情形則何不早爲糾劾直至羅織已成始藉此欲圖挽救乎蓋嵩居心陰賊言久墮其術中而不覺非特仇鸞之疏由于嵩所詐爲即前此復套之議中變亦安知非嵩先從慫恿以陰售其奸迨窺見意旨遂從而下石乎至法司爲言援請寬釋益觸嘉靖之怒因及不戴

香冠事或疑嘉靖本意在殺言豈知不戴香冠亦由嵩以寵𦍑獻媚有意相形以釀成其罪小人傾險叵測乃至是哉

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初被特簡。日與議禮諸貴人抗。及居政府。與嵩共事。嵩懷奸黷貨。言獨能裁抑之。以是天下多稱言者。然自大用後。日益驕倨。寖為帝所厭。裁決機務頗專恣。物議亦不悉協。特因其為嵩誣陷以死。人方惡嵩。故于言益深惜之。隆慶初。復官。謚文愍。

己酉二十八年春三月。以張治（字文邦。茶陵州人。）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本（餘姚人。）為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並預機務。

夏言得罪死。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自南京吏部召。）並不敢預可否。嘿嘿而已。

諳達寇宣府大同。總兵官周尚文擊敗之。

敵犯宣府滴水崖。（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南。石崖滴水。把隆冬不凍。崖之北有堡。為戍守處。）總江瀚指揮董暘戰死。全軍覆。遂犯永寧。（明縣。永樂中置。今省。故城

在宣化府延慶州東有都司駐此。尚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尚文淸約愛士。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嚴嵩父子以宿憾。尚文初僉後府。嵩子世蕃爲府都事。驕蹇不法。將劾之。嵩謝得免。以故銜尚文刺骨。謀傾陷之。帝方藉以抗疆敵。故讒不得入。未幾卒。嵩格䘏典不予。給事中沈束字宗安。會稽人。以爲言。嵩激帝怒。錮之詔獄。束繫獄十八年。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年已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臣妾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惟陛下莫大之德。法司亦爲請。帝終不許。帝深嫉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諧語亦以聞。一日鵲噪于東前。束謾語曰。豈有喜及罪人邪。卒以奏。帝忽心動。釋束還家。其父已前死矣。隆慶初。起故官。不赴。卒于家。周尚文追贈太傅。謚武襄。

三月辛未朔。日食。

皇太子載壑卒

秋七月倭寇浙東

初倭雖通貢而瀕海州縣數被侵掠（倭自永樂末貢使不至宣德中命琉球國王轉諭之使復至倭性黠時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間則張戎器而肆攻掠不得則陳方物而稱朝貢）然利中國互市每貢所攜私物逾貢數十倍舊制于浙江設市舶提舉司駐寧波海船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官及帝初年廢市舶不設（市舶司舊以中官主之會倭使宋素卿宗設數輩至互爭真偽素卿本中國人逃入倭太監賴恩納其金右之宗設怒遂相鬭殺大肆焚掠而去事聞詔逮素卿及恩并治遂撤市舶議者謂當罷者中官非市舶也然卒罷之）濱海奸人遂闌出中國財物與倭交易居寧波之雙嶼爲之主屢負倭直已而嚴通番之禁（倭使互市往往留海濱不去內地諸奸多爲之囊橐巡按御史高節請嚴禁奸豪交

明代倭患中于東南蔓延塗炭勞兵力者幾數十年然其得盤踞海濱皆由內地奸民潛行勾引朱紈甫涖浙閩即捕交通者以便宜行戮深得平寇機宜乃大姓因失利流言周亮陳九德等復肆加詆劾朝廷不察輒行按治致紈仰藥自裁措置之顛倒實甚設此時不爲掣肘俾得從容展布盡絕根株又何致海氛之益熾乎

通得旨允行。遂移之貴官勢家。負直愈甚。倭糧匱不得返。大怨恨。奸民勾之。遂煽爲亂。朝議設重臣巡撫浙江。兼統福建沿海諸府。以都御史朱紈字子純長洲人爲之。紈至。嚴爲申禁。獲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斬之。由是浙閩大姓素爲倭內主者失利而怨紈。又數騰疏于朝。顯言大姓通倭狀。閩浙人咸惡之。而閩尤甚。巡按御史周亮閩人也。上疏詆紈。請改巡撫爲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御史陳九德復劾紈擅殺。賊渠閩人黎光頭數爲倭主。已復引佛郎機行刦。紈擒而戮之。遂爲九德所劾。遣官按問。罷紈職。紈仰藥死。自是海禁復弛。亂益滋甚。時海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聞倭至。竄走一空。終帝之世。迄無寧歲。

九月朶顏三衛犯遼東。

庚戌二十九年秋八月諳達犯京師

先是夏六月諳達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副總兵林椿戰死敵引去傳箭諸部大舉至是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率薊鎮兵禦之敵陽引滿內嚮而別遣精騎自間道潰牆入汝孝兵潰遂大掠懷柔圍順義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時巡按御史王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為守禦計盡撤舟楫之在東岸者夜半寇果大至阻白河不得渡。王忬字應民太倉人。分兵剽昌平犯諸陵殺掠不可勝紀京師戒嚴詔各鎮勤王

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急集諸營兵僅四五萬老弱半之是時禁軍冊籍皆虛數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

前。從武庫索甲仗。主庫閹人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登陴守。命都御史商大節字孟堅。鍾祥人。率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兩。令便宜募壯士。時寇已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遂薄都城。會大同總兵官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字允亨。徐州人。各以兵至。帝拜鸞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軍務。時勤王兵先後五六萬人。皆聞變即赴。未齎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益饑疲不任戰。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白。廷臣多以爲言。不許。禮部尚書徐階復固請。乃許之。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

敵蟲壓郊實家國安危所係嚴嵩身居政府自宜急籌剿寇之方以安都邑乃詔旨方督遞進兵而嵩竟視同隔膜阻撓出師惟慮輦下失利之難以彌縫俾其飽而颺去罔上縱敵畏盡姦貪其罪殆視瀆貨攬權而更重至丁汝夔受指使而按兵不擊楊守謙托持重而臨陣不前其駢服上刑情罪惟允嵩獨得倖逃憲網亦未聞廷臣糾劾及之非特國紀蔑夷言路諸臣亦豈能辭咎耶

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切責百官而趣諸將戰甚急兵部尚書丁汝夔字大章霑化人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也失利輦下上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戰且承嵩意戒諸將勿輕舉守謙以孤軍薄諳達營而陳無後繼亦不敢戰于是諸將皆堅壁不發一矢輒以汝夔及守謙為辭寇遂燬城外廬舍火光燭天亦莫能救城西北隅內臣園宅在焉環泣帝前曰將帥為文臣制故寇得至此帝怒守謙益甚寇縱橫內地凡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掠已過望乃整輜重將趨白羊口在昌平州西有城亦曰白楊而去俺答尾之寇猝東返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遂徐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

寇薄城下諸將不發一矢下詔集議百官不發一語朝廷可謂無人貞吉獨奮袖大言尚知以國事爲念氣槩亦復適然可取且承命卽馳入營帝勞軍頗能慷慨任事雖所陳條尚文釋沈束迂濶而無當急圖然其言亦不足深非乃嵩特乃壯其志而遷官旋怒

太保。賜金幣。汝夔守謙。棄市。帝將大行誅以懲後。汝夔窘。求救于嵩。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帝怒甚。竟不敢言。汝夔臨死。始知爲嵩所賣。守謙性遲重。客有勸之戰者。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不納。竟得罪。方寇薄通州時。詔副都御史王儀。以兵二千往守。巡按王忬奏其虐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兵也。及寇退。帝立命逮儀。斥爲民。而擢忬僉都御史代之。王儀。字克敬。文安人。

謫諭德趙貞吉貞吉字孟靜。內江人。爲荔波典史。

方諳達薄都城。以謾書求貢。詔百官集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儻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請追錄周尚文功。以厲邊帥。出沈束于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時帝遣中使瞯廷臣。日中莫

其游說而杖謫何前後頓殊矛盾徒以柄臣嫉惡致賞罰移于俄頃之間太阿誰實操之而漫無主持若斯耶

發一語。獨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諭德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嚴嵩心惡之。先是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趙文華至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厲聲曰汝輩安知天下事嵩聞之大恨　趙文華慈谿人會撰敕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即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為周尚文沈束遊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

九月。以仇鸞總督京營戎政。

吏部侍郎王邦瑞字惟賢宜陽人攝兵部事。以營政久弛。上疏論之。畧曰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寖不如初然額軍

常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至十四萬。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比寇騎深入。戰守俱困。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以下諸官。多世胄紈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遺官精核。帝是其言。于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設戎政府。以仇鸞統之。邦瑞協理。鸞方貴幸。請選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隸京營。塞上有警。主將不得徵集。由是邊事益壞。鸞欲節制邊將。罷築蘇鎮邊垣。邦瑞皆以為不可。鸞大憾。遂肆讒搆。會邦瑞陳安攘大計。被旨落職。鸞死踰十年。始復官。

廢鄭王厚烷（懿王祐檡子）為庶人。

帝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厚烷獨上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為戒。帝怒。下其使者于獄。已而故盟津王見濍（祐檡之叔）子祐橏。訐厚烷謀不

軌。初兄滮以罪革爲庶人。至是祐㰦求復郡王爵。怨厚烷不爲奏。遂承帝怒。摭厚烷四十罪。以叛逆告。遣官往訊無左驗。帝下詔數厚烷驕慢無禮。廢爲庶人。幽之鳳陽。厚烷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上室宮門外。席藁獨處者十九年。隆慶初。厚烷復爵。載堉始入宮。

削刑部郎中徐學詩字以言。上虞人。籍。

先是。諳達既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掇細事以應。學詩憤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攘外患哉。乃疏劾嚴嵩。略曰。外攘之備。在于內治。內治之要在于端本。今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日甚。內結勳貴。外比羣小。文武遷除。悉要厚賄。致此輩掊克軍民。釀成寇患。國事至此。猶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近因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舉朝莫不歎憤。而無一人敢言之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章奏必

先闗白。然後上聞。掩罪飾非。乘機搆隙。故凡論之者。雖不能顯禍之于正言直指之時。莫不假事因人。陰禍之于遷除考察之際。天下痛心。視爲鬼蜮。伏願陛下罷嵩父子。别簡忠良。則内治既清。外患自寧矣。帝覽疏。頗感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爲所私修隙耳。帝于是發怒。下學詩詔獄。削其籍。先劾嵩者。葉經謝瑜陳紹。與學詩皆同里。時稱上虞四諫。又都給事中厲汝進。劾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焰。嵩上疏自理。且求援中官。以激帝怒。帝廷杖汝進。謫典史。明年。嵩假考察。奪其職。厲汝進。字子修。灤州人。

冬。十月。張治卒。諡文隱。

十一月。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廟。

初。睿宗入廟。帝恐後世議祧。遂欲當已世。預祧仁宗。以孝烈祔廟。自爲一世。下禮部議。尚書徐階抗言。女后無先入廟者。帝大怒。階惶恐。不敢守前議。遂祧仁宗。升祔

孝烈皇后。

辛亥三十年。春正月。戍錦衣衛經歷沈鍊字純甫會稽人。于邊。

初。趙貞吉請勿許諳達求貢。廷臣無敢是貞吉者。鍊獨大言以爲是。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若何官。鍊曰錦衣經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鍊憤國無人。致寇猖獗。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十餘萬。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不省。時嚴嵩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鍊時時扼腕。一日從尚寶丞張遜業飲。酒半。及嵩。因慷慨詈罵。流涕交頤。遂疏劾嵩黷貨十罪。併及邦謨諂諛狀。請均斥罷。帝怒。搒之數十。謫佃保安。鍊既被謫。中外懾嵩威。益鉗口。南京御史王宗茂。拜官甫三月。即劾

嵩負國十罪。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月始上。由是嵩得預爲地。遂以宗茂誣訕大臣。謫平陽縣丞。宗茂字時育。京山人。平陽五季吳越縣。今屬浙江溫州府。

三月。開馬市于大同宣府。

仇鸞怯畏寇。密遣人持貨幣。結諳達義子托克托。使貢馬互市。諳達許之。投書于宣大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定議。每歲春秋兩市。命侍郎史道涿州人。領其事。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以讎恥未雪。示弱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略曰。互市者。和親別名也。諳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大讎也。而先之和。不可一。下詔北伐。日夜征繕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天下。不可二。堂堂中國。與之互市。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號召。誰復與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懈弛兵事。不可五。邊卒私通境外。例率裁禁。今乃導之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懾國威。今知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諳達往歲深

仇鸞畏寇苟安創開馬市以取侮敵人楊繼盛抗疏極言其于利害得失至爲明暢帝誠果爲感動即當奮獨斷能行何以仍下鸞等會議鸞既窺知意有偏向輒敢攘臂肆談甚至陰害以務求申售其私而諸大

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諳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爲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與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與我善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諳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已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支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藥石可乎。此蓋必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爲一言。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疏入。帝頗心動。下鸞等會議。鸞攘臂詈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

秋。九月。京師地震。

臣亦但言遣官已行竟不復論其事之是非模棱兩可嘉靖竟至不能自主貶斥轉加小人撓亂國是嵩益無忌憚然嵩之所以敢如此者則以恃嚴嵩而信嵩日蔽非嘉靖之咎其誰之咎哉

壬子三十一年春三月置內府營

置于內敎場以練諸內使

以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階由夏言薦嚴嵩忌之階恐被中傷乃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為地者遂入閣

秋七月以王忬巡撫浙江備倭

自朱紈死浙江不設巡撫者四年中外不敢復言海禁事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悉逸海島為主謀倭悉聽其指揮遂誘之入寇而海中巨盜皆襲倭服飾旂號分艘掠內地無不大利由是倭患日劇廷議復設巡撫以王忬任之然賊已蔓延不可撲滅初沿海要地建衛所設戰船董以都

司等官。控制周密。迨承平久。船敝伍虛。及遇警。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見寇舶至。輒望風逃匿。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殘破。明年春。直勾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明置。今裁。故城在浙江寧波府象山縣西南。）陷上海城。（元縣。今屬江南松江府。）流劫乍浦。（鎮名。在浙江嘉興府平湖縣東南。海口要地。今有副都統駐此。）金山。（明衛。今爲縣。屬松江府。）太倉。崇明。常熟。（注俱見前。）嘉定。（宋縣。今屬太倉州。）又明年。掠蘇州松江。復趨江北。薄通泰。尋陷嘉善。（明縣。宣德中置。今屬嘉興府。）崇明。入崇德縣。（五季吳越置。今改名石門。屬嘉興府。）掠嘉興。還屯柘林。（鎮名。在松江府華亭縣東南。有城。）縱橫往來。忬不能禦。乃移忬巡撫大同。以李天寵（孟津人。）代之。

八月。仇鸞死。詔戮其屍。

馬市既開。諸邊日苦侵暴。帝命鸞逐寇大同。鸞不得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戀大將軍印。不肯上。徐階密疏發鸞罪。兵部尚書趙錦亦言。强寇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鸞大恚恨。疽益劇。遂死。始鸞與嵩約為父子。已而相惡。嵩密疏毀鸞。鸞亦陳嵩世蕃貪橫狀。帝少疎嵩。（嵩當入直。不召者數矣。嵩見徐階李本入西內。即與俱入。至西華門。門者以非詔旨格之。嵩還第。父子對泣。）嵩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圖鸞。鸞既死。炳盡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

九月。河決徐州。

運道淤阻五十里。總河都御史曾鈞。字廷和。進賢人。請濬劉伶臺。在淮安府山陽縣東北臨淮。至赤晏廟。在安東縣。八十里。築草灣。在山陽縣西北。老黃河口。增高家長隄。在山陽縣西南洪澤湖東。後漢陳登建。明陳瑄重築。繕新莊等舊牐。新莊牐。在清河縣惠濟祠東。明初建。後廢。從之。

罷馬市。

諳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去。帝惡之。詔罷馬市。

冬。十月。築京師外城。

以寇警故。築外城一十五里。閱九月訖工。

十二月。殺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字益之。溧陽人。

中官杜泰提督光祿寺乾沒內帑數萬從謙奏發其罪
並及宮中齋醮事命下詔獄杖殺之

癸丑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食陰雲不見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下詔獄

帝既誅仇鸞罷馬市乃思繼盛言自典史四遷爲兵部員外郎時嚴嵩方用事恨鸞初淩已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于鸞且念起謫籍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即草疏劾嵩十大罪五奸畧曰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請命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于我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陛下有善政嵩必令子世蕃

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于己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令嵩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世蕃代之題疏方上天語已傳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皆以軍功官錦衣兩廣將帥俱以私黨躐府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逆鸞下獄賄世蕃三千金嵩即薦爲大將已知陛下疑鸞乃互相排詆以泯前迹是引悖逆之姦臣大罪六諳達深入擊其惰歸大機也嵩戒丁汝夔勿戰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郎中徐學詩給事中厲汝進俱以劾嵩削籍內外之臣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文武遷擢但論金之多寡將弁惟賄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克百姓毒流海內患起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爲迂滯巧彌縫者爲才能是斂天下之風俗大罪十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得備聞宮中言動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以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必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畏厰衛之緝訪也即令子世蕃結爲婚姻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畏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屬不得與臺

諫有所愛信卽授之論刺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懼部寺之猶有人也擇有才望者羅致門下聯絡盤結深根固蒂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使百萬蒼生陷于塗炭哉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景裕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嚴效忠嚴鵠俱世蕃子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爲罪密搆于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杖之百移刑部定罪繼盛將杖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爲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甕盌手割腐肉肉盡筋掛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繼盛意氣自若侍郎王學益安福人嵩黨也欲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絞郎中史朝賓晉江人持之嵩謫之外于是尚書何鰲山陰人竟如嵩指成獄繼盛既得罪帝方蓄怒以待言者兵部郎中周冕申論嚴效忠冒功事力陳其誣妄遂下詔獄雲南清軍御史趙錦以元旦日

趙全邱富本一邊塞小民初非如漢之中行說以奉使叛降者可比則當獲罪之初即應早收捕以申國典或發覺逸脫亦當嚴爲追緝毋使得遠竄窮荒乃邊臣縱弛自如竟聽遁逃于不問使強敵擁爲謀主坐擾瀕陲又不懲前事之跡申明禁令聽亡命者得潛出相依養癰貽患明代邊禁不嚴武臣多存畏怯以國家全力坐困于一二

食爲權奸亂政之應馳疏請罷嵩以謝天變帝手批責錦誣天謗君遣官逮至京下獄拷訊斥爲民　趙錦字元樸餘姚人時有兩趙錦一爲兵部尚書一即此

秋七月諳達大舉入寇

初叛人趙全邱富等以罪亡入敵數誘入寇且教之益習攻戰事諳達信用之全富等先與其黨蕭芹同入敵芹詭言能喝城使墮敵責市時欲毀邊垣試其術不驗遂縛以獻而全富等竟匿不出乃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墾水田搆宮殿號曰拜甡諳達每入寇必置酒全所問計　豐州城即今歸化城拜甡舊作板升今改其春兩犯宣府至是大舉深入下渾源靈邱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插箭峪在廣昌縣東南浮圖峪在廣昌縣東路出紫荊關遊擊陳鳳朱玉力戰却之敵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時已駐鄜延二十日屠掠延慶諸城幾遍會久雨乃去未幾復寇大同巡撫趙時春

窜上流民視拜甡竟如蹠
脫其滸何以立國乎

字景仁。平涼人。禦之。遇伏。敗績。總兵官李涞戰死。全軍皆沒。既而復犯宣大。在明年春。攻薊鎮牆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薊遼總督楊博字惟約。蒲州人。悉力拒守。募死士夜斫其營。敵驚擾。乃遁。

柘城隋縣。今屬河南歸德府。盜師尚詔作亂。官軍討平之。尙詔本鹽徒。以私販作奸。剽掠遠近。官府不能制。巡撫謝存儒蒲州人。苟幸無事。假以總保長令總諸鎮民捕盜。尙詔肆爲威虐。守臣欲誅之。遂反。結劇盜數千。薄歸德城。其黨啟門納之。乃刼獄囚。掠帑藏去。官軍分道擊賊。遇之鄢陵。注前見。與戰。敗績。已追獲于山東莘縣。注亦見前。詔即所在斬之。賊起四十餘日。破府一。州二。縣八。屠戮十

嘉靖酷待言官力加摧抑錮獄杖死者接踵于廷已非政體至賀表違式其事尤微何亦重加譴責蓋自嚴嵩柄用羣臣異論紛如嘉靖聽嵩之慫恿蓄怒以待者已久而衆喙仍然不已則益務先事施威欲以怵其心而箝厥口耳當時臺諫陳言固不必盡中肯理而嘉靖借端抒憤至以元日盡撻科臣寃亦更甚矣

餘萬人。三省皆震。

甲寅 三十三年。春正月。朔。杖六科給事中于廷

以科臣賀表違制。盡予杖。

夏。五月。命張經總督軍務討倭。

經爲南京兵部尚書。朝議以倭寇猖獗。議設總督大臣。命經不解部務。督江南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既而用兵科言。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專辦討賊。時倭二萬餘。據柘林川沙洼。在松江府上海縣東南。有城。爲沿海巨鎮。抄掠四出。經至。選將練兵。爲擣巢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乃大徵兩廣狼土兵。協力進勦。

秋七月。詔勳戚大臣入直西內。

倭患方亟自當以禦寇為先文華條上機宜乃首請祭海神以求福實為可嗤可鄙嵩請竟循嵩私請即令其督察軍情安望其能遏潰泄寇焰至其恣睢黷

帝崇道益篤。特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裕。鋭之子。尚書李默。字時言。甌寧人。王用賓。字元賓。咸寧人。左都督陸炳。入直西內。侍郎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閔如霖。字師望。烏程人。郭樸。字質夫。安陽人。吳山。字曰靜。高安人。供撰青詞。景和以不諳元理辭。帝不悅。罷其入直。已而賚在直諸臣。景和與焉。景和辭免。且言臣願洗心滌慮。効馬革裹尸之報。帝怒其怨訕。黜為民。

乙卯 三十四年。春二月。遣趙文華督視海防。

文華諂事嚴嵩。結為父子。自通政使。進工部侍郎。東南倭患棘。文華言七事。首請遣官望祭海神。帝用嵩言。即命文華往。兼督察軍情。文華恃寵恣睢。百司震慴。公私財賄塡集。江南為之困敝。又牽制兵機。顛倒功罪。雖徵

流毒東南尤小人所必
至更不足深責矣

兵半天下。而倭勢愈熾。

夏五月。張經敗倭于王江涇。在嘉興府秀水縣北。一名聞川宋聞人氏家乘今有鎮爲南北要衝。詔逮經下獄。

趙文華頤指大吏。經以位在其上。獨輕之。文華不悅。與巡按御史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比。屢趣經進兵。時諸路狼兵已集。惟永順保靖兵未至。經欲待其至而後戰。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且慮文華輕洩師期。竟不以告。文華怒。疏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而永保兵已至。經大破倭于王江涇。斬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爲軍興戰功第一。文華攘之以奏。謂已與宗憲督師所致。帝問嚴嵩。嵩對如文華指。且言狼兵初至。經不許戰。及文華宗

憲致捷。遂冒以爲功。帝深入其言。即下詔逮經。經至疏言臣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遂與巡撫李天寵。以文華謗除名。復爲宗憲所劾。被逮。俱論死繫獄。舉朝知其冤。莫敢奏。

冬十月。殺張經李天寵。遂及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繼盛繫獄三載。帝猶無意殺之。每朝審時。觀者塞衢。見繼盛囊三木。輒憤歎曰。奈何不以囊嵩。而囊若。或至泣下。已而有爲營救于嵩者。其黨胡植南昌人。鄢懋卿豐城人。怵之曰。公不覩養虎者邪。將自貽患。嵩頷之。會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繼盛妻張氏。伏闕上書。請代夫死。其辭曰。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讞。並

張經討倭。固著斬獲成勞。趙文華既攘其功。且因嫌誣訐。其罪致與李天寵同時論死。實爲冤獄。嵩輩何以不加覈究。必欲置之於

死且爲嵩所窺測陰書其姧至楊繼盛繫獄三年與此事尤風馬牛之不相及乃竟竄入案中妄加刑戮嵩之惡固不足論但秋讞旣上即情眞罪當尚宜再四推求顧令無辜駢首市曹茫然罔覺是甚疏于爰書全不寓目致權奸得以肆意緣刑庸憒實甚矣

荷寬恩今忽闌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逮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魑魅必能爲疆場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繼盛遂與經天寵並棄西市繼盛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涕泣傳誦之隆慶初䘏直諫諸臣以繼盛爲首贈太常卿謚忠愍張經亦復官謚襄愍

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地震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廬舍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河渭溢華岳終南山鳴官吏軍民死者八十三萬有奇

丙辰三十五年春二月趙文華還京以胡宗憲總督軍務討

倭。

初張經被逮。易以周珫。（應城人。）未幾。又以楊宜（衡水人。）代之。（張經深得狼土兵心。既逮。皆憤恨無鬭志。宜節制不行。而趙文華威出宜上。宜惟曲意奉之而已。）時倭聚柘林。其黨自紹興竄。轉掠杭嚴徽寧國太平。直犯南京。出秣陵關。（在江寧縣南。今有鎮。）刦溧陽宜興抵無錫。趨滸墅。（關名。在長洲縣西北。吳地記。本名虎疁。唐諱虎。錢氏諱疁。遂改名滸墅。）轉鬭數千里。殺傷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爲應天巡撫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所殲。文華欲分其功。而邦輔捷書已奏。文華恨之。乃大集浙直兵。與宗憲親將之。擣倭于松江之陶宅。（在奉賢縣西北。）進營甎橋。倭悉銳來衝。大敗。文華氣奪。乃定計招撫。會川兵破賊周浦。（在奉賢縣東南。）總兵俞大猷（字志輔。晉江人。）破賊海洋。文華

遂言水陸成功江南清宴請還朝許之比至言餘倭無
幾盛毀楊宜而薦宗憲遂奪宜職謫戍邦輔而推宗憲
爲兵部侍郎督諸軍討倭
三月以趙文華爲工部尚書
文華歸後東南敗報踵至帝疑文華妄數詰嚴嵩嵩曲
爲解帝終不釋文華稔帝好告訐會吏部尚書李默發
策試選人中言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宗攻淮蔡
而晚業不終文華劾其誹謗默坐死帝以是爲文華忠
進尚書加太子太保
夏五月復遣趙文華視師
倭警迭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

泰州人。矣。嵩令文華自請行。且言江南人矯首望文華。帝信之。命兼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文華再出。胡宗憲欲藉以通嵩。諂奉無不至。文華素不知兵。亦倚宗憲。兩人交甚固。已而宗憲俘陳東。平徐海。宗憲遣指揮夏正等要海降。且曰。陳東已有約。所慮獨公耳。海因疑東。而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亦大驚。由是有隙。宗憲因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胄。海果縛葉以獻。宗憲解其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于海。海怒。海妾受宗憲賂。亦說海。于是海復行計縛東來獻。刻日請降。忽率百餘人先期猝至。文華懼。欲弗許。宗憲強之。海叩首伏罪。宗憲慰之。海自擇沈莊屯其衆。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為塹。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擒若屬矣。東黨懼。乘夜攻海。海走間道。官軍圍之。投水死。文華以大捷聞。歸功上元。帝大喜。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

秋。九月。徽王載埨有罪。廢為庶人。自殺。

初載堉父厚爝善方士陶仲文仲文奏其忠敬奉道帝喜封爲眞人予金印及載堉嗣益以奉道媚帝命縮其父眞人印南陽人梁高輔者自言能導引服食載堉用其術和藥命高輔因仲文以進高輔被上寵不復親載堉載堉銜之已而高輔爲帝取藥不得求載堉舊所蓄者載堉不與而與仲文高輔大恨乘閒言載堉過失載堉壞民屋作臺榭苑囿庫官王章諫杖殺之嘗微服至揚州鳳陽爲邏者所獲羈留三月走歸帝疑之奪眞人印仲文知釁已成不敢言會有民耿安告載堉奪其女下按治有司因發其諸不法事詔廢爲庶人錮高墻載堉自縊死妻妾皆從之

冬十月丙戌朔日食

丁巳三十六年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

帝下詔引咎修齋五日止諸司封事。

秋九月趙文華有罪免其子懌思戍邊。

三殿既災帝急欲建正陽門樓文華猝不能辦帝不懌。且聞其視師江南黷貨要功狀思逐之嚴嵩言文華因觸暑南征疾尚未愈隨令上章稱疾帝手批令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稱賀嵩獨不怡者累日帝以文華雖逐未盡其罪而言官無攻之者帝怒無所洩會其子錦衣千戶懌思以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父帝大怒黜文華爲民戍懌思邊衛。文華故病蠱及遭譴卧舟中意怏怏不自聊一夕手捫其腹腹裂臟腑出遂死

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沈鍊觸忤權奸致遭貶謫楊順以封疆大臣竟甘與路楷同為私門鷹犬逞忌搆誣至于弋獲妖人而喜謂其足以報嚴公子遂從而羅織以殺直臣實為弁髦國法迨嵩子遷官復嫌于相酬之薄戮及其孥以冀為取媚彼雖靦然人面實不知其是何肺腸也然

鍊既至保安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空家舍授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慕直又稔知嚴嵩惡爭罵嵩以快鍊且縛草為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踔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痛哭而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其黨路楷汶上人巡按宣府世蕃屬與總督楊順德州人合圖之兩人日夜謀中鍊會蔚州獲妖人閻浩詞所連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上之遂斬宣府市戍子襄極邊子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銓五品卿寺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愜乎併取鍊子袞褒杖殺之

方伯媚奸臣之子而殺人之子而嘉靖不知是時國政尚可問乎

冬十一月諳達子錫林阿(舊作辛愛。今改。後倣此。)圍大同右衛。錫林阿有妾托斯齊(舊作桃松寨。今改。)私部目。懼罪來降。楊順詡為奇功。致之京師。錫林阿來索不得。寇應朔二州。毁七十餘堡。縱掠大同。圍右衛數匝。順懼。乃詭言敵欲以叛人趙全等來易托斯齊。兵部尚書許論(字廷議。進少子。)以為便。乃紿托斯齊使出塞西走。陰告錫林阿。錫林阿執而戮之。狎知順無能。圍右衛益急。更分兵犯宣薊。西部震動。嚴嵩論計欲棄右衛。帝不聽。詔諸臣發兵措餉。而以兵部侍郎江東(山東朝城人。)代順。時故將尚表以傀儡入圍城。悉力捍禦。時出兵突戰。獲諳達孫及壻與其部將各一人。會江東及巡撫楊選(字以公。章邱人。)總兵張承勳等各嚴

兵進圍乃解。

胡宗憲誘降海盜汪直。誅之。

直據海島。挾倭為雄。朝廷懸賞購之。迄不能致。既而內地有備。倭亦多被勦戮。有全島無一人歸者。往往怨直。直不自安。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子獄。館之杭州。資給甚厚。遣寧波諸生蔣洲。齎其家書往招直。直知家屬固無恙。頗心動。及是遂率夷目數十人來貢市。泊舟山（在寧波府定海縣治東。明設千戶所于此。今改名定海山。）之岑港。（在定海縣西北。舊為戍守要地。）將吏以為入寇。陳兵備。直遣其養子王滶。入見宗憲曰。我以好來。何故陳兵相待。宗憲解諭百方。直終不信。要一貴官為質。宗憲立遣指揮夏正往。直疑解。

乃來謁。宗憲慰之甚至。令謁巡按御史王本固。（本固邢臺人。）于杭州。本固下直于獄以聞。宗憲疏請曲貸直。以繫番人心。本固爭之彊。遂斬直。其黨大恨。支解夏正。焚舟登山。阻岑港而守。已移之柯梅。（嶺名。在定海縣海中。過此即為外洋。）造新舟以遁。宗憲利其去。不追。賊遂揚帆而南。流劫閩廣。

戊午　三十七年。春三月。總督宣大侍郎楊順以罪逮下獄。

方錫林阿圍大同。殺掠吏民無算。順懼。路楷奏之。賄以七千金。楷悉為掩覆。及是。給事中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抗章劾順罪。且發楷受金狀。帝方怒順召寇。立命逮順及楷下獄。嚴嵩不能救。乃言楷受金嘗勘。而令其黨給事中鄭茂往。茂還。事事為順辨。復言楷受金無左驗。順楷俱

薄譴。于是時來卯劾嵩朋奸罔上。會主事張翀。字子儀柳州人。董傳策。字原臣松江華亭人。亦于是日劾嵩。翀與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時來先又官松江。嵩疑階主使。乃密奏三人同日構陷。必有人主之。帝下三人詔獄鞫訊久之。無所得。三人皆譴戍。然自是帝亦稍厭嵩矣。

秋。八月。寇圍甘州。

濟農舊作吉能。即前濟農子。按濟農係蒙古王號。故父子並襲其稱。舊分作吉囊吉能。音譯岐誤。今俱改正。犯永昌涼州進圍甘州十四日始退。

冬。十月。禮部進瑞芝。

先是帝于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乃詔有司採芝五岳。及諸名山。至是。禮部進一千八百六十本。詔廣求徑

尺以上者。宛平民獻芝五本，賚銀幣。于是四方來獻者接踵，皆積苑中。內侍竊出市人，復進之以邀賞。凡得芝萬本，聚為一山，號萬歲芝山。

己未　三十八年，春二月，錫林阿寇灤河。

錫林阿與婁巴圖爾（舊作老把都，今改。）諸部，謀大舉入犯，屯會州前（注見）。聲言東下薊遼，總督王忬不能察，遽引兵而東。號令數易，虜乘間入潘家口，渡灤河而西，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交章劾忬，遂逮忬下詔獄，論死。初帝器忬才，甚眷之，所建請無不從。及為總督，邊將數以敗聞，漸失寵。嚴嵩雅不悅忬，而忬子世貞復以口語為嵩子世蕃所憾。楊繼盛之死，世貞又經紀其喪，嵩父子益大恨。灤河變聞，遂得行其計。隆慶初，世貞伏闕訟冤，復忬官，予卹。

夏五月，巡撫都御史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平江北倭。

倭數百艘寇海門。五季周縣注見前、遂令副使劉景韶湖廣崇陽人。遊擊邱陞扼如皐。而身馳泰州當其衝。賊知如皐有備將犯泰州。遂急檄景韶陞邀賊。連戰皆捷。先是遂語諸將曰。賊若由泰州出鳳洄則陵寢驚。若由黃橋鎮名。在通州泰興縣北。逼瓜儀。則運道梗。若沿海而至廟灣。在淮安府山陽縣東北。射陽湖會諸水。由此入海。有城。今設同知駐此。則絕地也。及是賊果沿海東掠遂喜曰。賊無能為矣。令景韶尾其後。而致之廟灣。復慮賊突淮安。乃夜半馳入城。賊尋至。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在淮安府鹽城縣西北。為濱海重地。會通政唐順之。將奉命視師江浙。副總兵劉顯。南昌人。來援。賊大敗。走保廟灣。景韶亦敗賊印莊。鎮名。在泰興縣東。廟灣賊據險不出。攻之月餘。不克。順

營兵驕悍性當申飭紀律以儆不馴黃懋官乃減餉緩期妄行裁抑措置本爲失當但軍士輒敢戕害督儲大臣即與叛逆無異自當廣搜黨與重示刑誅乃何綏持紙犒金李遂閉關

之顯馳救三沙。注見前。遂令景部填塹夷木。壓壘而陳。以火焚其舟。賊乘夜雨潛遁。追奔至蝦子港。方輿紀要。姚家蕩東南。有蛤蜊。蝦子等港。爲賊窺伺徑道。江北倭悉平。帝璽書獎遂。遷南京兵部侍郎。以順之代爲巡撫。順之尋卒。順之初舉進士第一。改庶吉士。尋調主事。遂引疾歸。讀書陽羡山中。凡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會趙文華視師。特疏薦順之。順之商出處于羅洪先。洪先曰。向已錄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處士。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

秋七月南京地震。

庚申 三十九年。春二月。南京兵亂。殺總督糧儲侍郎黃懋官。莆田人。

先是南京設振武營募健兒禦倭。素驕悍。懋官稍裁抑之。舊制。南軍有妻者。月糧米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仲。米石折銀五錢。馬坤掌南戸部。奏減折色之一。懋

給券其畏葸縮朒情形實爲可笑可鄙比亂兵稍戢聘以定變邀功而首惡就文僅誅既死之三人以圖了局章政廢弛若此之不即亡幸耳

官。又奏革募補者妻糧。諸軍以歲饑。求復折色故額。諸懋官不可。給餉又復逾期。馬坤字順卿南通州人軍大怒。遂以都肄日殺懋官。裸尸于市。守備太監何綬等。遣吏持黃紙。許給賞萬金。卒輒碎之。許犒十萬金。乃稍定。侍郎李遂。託病閉閣。給免死券以慰安之。而密捕首惡二十五人繫獄。事聞。追褫懋官官。止誅叛卒三人。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

三月。以鄢懋卿總理鹽政。

舊制無一人總理四運司者。至是懋卿以嚴嵩力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驟增鹽課四十餘萬。所至市權納賄。勢焰薰灼。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綵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淳安知縣海瑞。字汝賢。瓊山人。供帳簡

薄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慈谿知縣霍與瑕、鞏之子。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削籍。已罵歌懋卿以贓戍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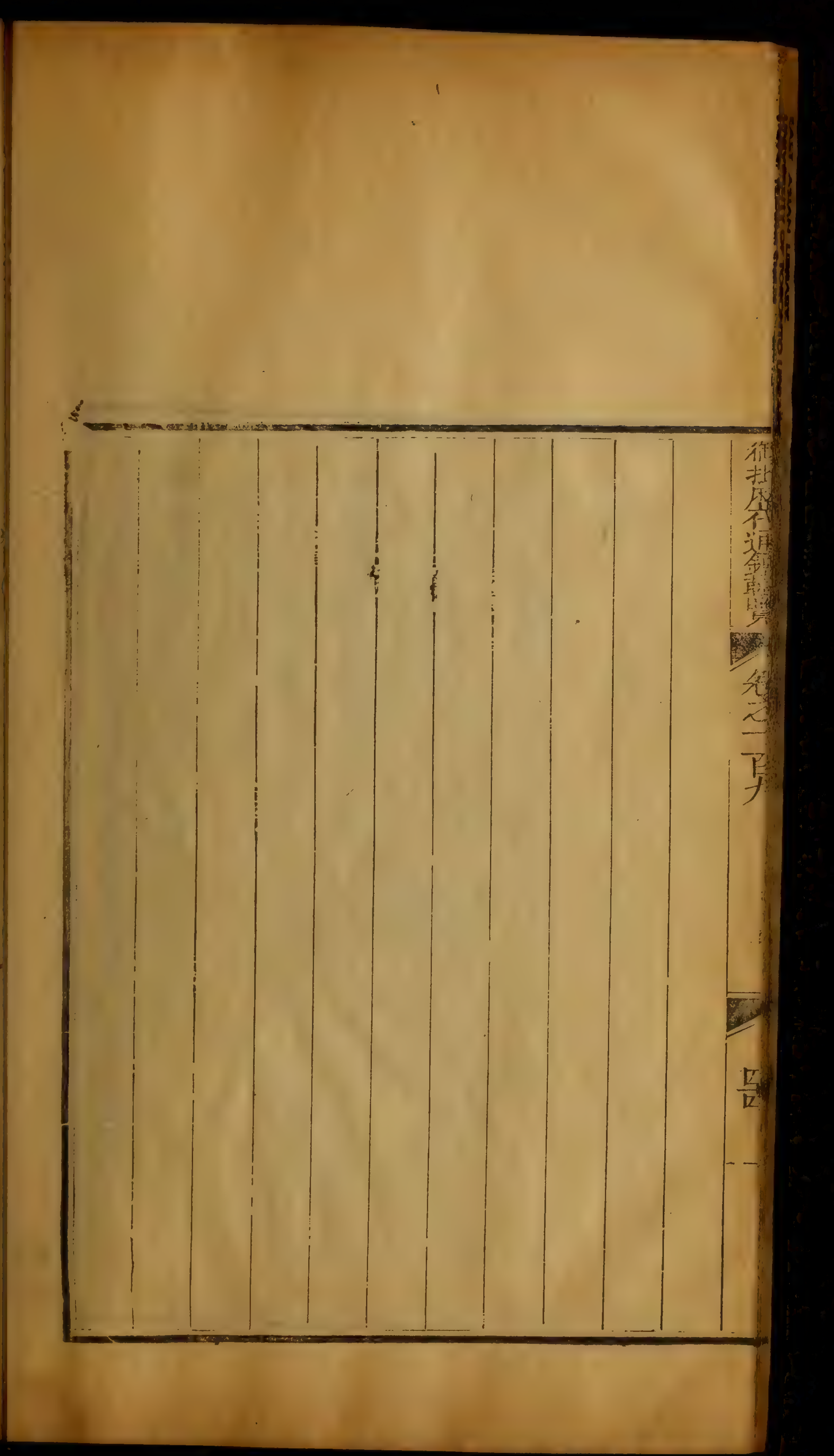
秋。七月。大同總兵劉漢、大同人。襲諳達于豐州、破之、

先是虜聚衆喜峯口、規犯薊鎮。漢乘虛擣其帳于灰河、在寧武府西、下流至馬邑縣、入桑乾河。至是漢復與叅將王孟夏等分道出擣豐州、擒斬百五十人、焚拜甡畧盡、將邸宮已隨虜帳他徙、趙全亦遁免、邊兵積弱已久。寇易之、雖近塞。出沒無所忌。及是再為漢所挫、他鎮亦往往乘間出擣。寇始懼。漸移其帳。

八月。胡宗憲獻白龜芝草。

自趙文華得罪。宗憲失內援、又見倭患方未已。思自媚

于上。乃于一歲中。再獲白鹿以獻。在三十七年。帝喜天瑞頻降。告謝元極寶殿。及太廟。百官稱賀。晉宗憲秩兵部尚書兼節制巡撫及操江都御史。如三邊故事。至是復獻白龜二。五色芝五。帝益大悅。賜名龜曰玉龜。芝曰仙芝。告謝如前。賚宗憲加等。宗憲性喜賓客。東南才學士。茅坤、徐渭、沈明臣輩。皆招致幕府。用是名日起。其獻白鹿也。令渭草表。并他客草。寄所善學士。擇其尤者上之。學士以渭表進。帝稱善。宗憲以是益重渭。渭知兵。好奇計。宗憲擒徐海。誘汪直。皆預謀焉。後宗憲敗。渭佯狂自廢。茅坤字順甫。歸安人。徐渭字文長。山陰人。沈明臣字嘉則。鄞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

明

世宗皇帝

辛酉嘉靖四十年。春二月。辛卯朔。日食。

景王載圳之國。

初。莊敬太子薨。廷臣言裕王次當立。不報。帝晚年信方士語。二王皆不得見。載圳年少。既與裕王同出邸。居處衣服無別。左右頗懷覬覦。至是之國。德安。居四年薨。無子。國除。

三月。太白晝見。

秋七月。巳丑朔。日食。

薄蝕布算可知本不應少有差舛若史書所載當食不食皆因昧于推測耳至于陰雲不見尤屬偶然彼遮乃嚴嵩遽以為與不食相同侈陳瑞應徒為人所鄙笑而袁煒且以食止一分遂詡為氛祲銷鑠獻頌貢諛小人止圖榮寵而罔顧事理之是非亦可醜矣

冬十一月以袁煒字懋中慈谿人為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二月日食微陰欽天監言日食不見即同不食嚴嵩以為天眷趣禮部急上賀煒亦以為言尚書吳山仰首視天曰日方虧將誰欺邪仍救護如常儀帝怒山引罪去遂以煒代山及七月又日食欽天監言食止一分五杪側免救護煒乃阿帝意上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等臣等不勝欣忭疏入帝大喜及是遂入閣煒本以青詞進與李春芳字子實揚州興化人嚴訥字敏卿常熟人郭樸並號青詞宰相煒才思敏捷每撰青詞援筆立就遇中外獻瑞輒極詞頌美帝畜一猫死命內直諸臣撰詞以醮煒詞有化獅

作龍語。帝大喜悅。其詭阿媚上多類此。以故帝急旀用之。恩賜稠疊。他人莫敢望。

萬壽宮災。

萬壽宮在西苑。成祖舊宮也。帝自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即從居此。是夜火作。禁衛不及救。乘輿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乃暫御玉熙宮。

壬戌　四十一年。夏五月。嚴嵩以罪免。其子世蕃下獄。

帝居西苑。大臣希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徧引私人居要地。士大夫奔走輻輳。皆惴惴事嵩。然攬權既久。帝亦寖厭之。而漸親徐階。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世蕃頗通國典。曉暢時務。嘗自負為天下才。嵩既耄昏。且日夕值西

前此論嚴嵩者不一嘉靖
並置若罔聞何一聞方士
之言即能心動甚至以不
殛轉叩上仙煬蔽尚可言
耶況嵩始藉陶仲文以固
寵繼由藍道行而去位進

內諸司白事輒曰以質東樓東樓者世蕃別號也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所代票擬嵩受詔多不能答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爲之往往失指所進靑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爲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稱旨帝居玉熙宮隘甚欲有所營建以問階階請以三殿餘材營之可計月而就帝悅命階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十旬而工成帝即日徙居之由是帝益向階顧問多不及嵩即及嵩祠祀而已未幾方士藍道行假乩仙語言嵩奸罪道行以扶鸞得幸故惡嵩帝問天下何以不治道行詐爲乩語具道嵩父子弄權狀帝問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動欲逐嵩御史鄒應龍字雲卿長安人避雨內侍家偵知

退之柄皆不由上出則權
罪狀自此而彰要難語乎
黜陟之正也

之因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應龍將具疏。夜夢出獵。見一高山。射之不中。東有亭壞。其下甚壯。一注矢拉然。覺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遂專劾世蕃罪狀。因及嵩溺愛惡子。招賂市權。亦宜亟放歸田。且曰。如臣言不實。乞斬臣首以謝嵩、世蕃。帝遂罷嵩。下世蕃詔獄。嵩為世蕃求釋。不聽。法司奏論世蕃及其子錦衣鵠、鴻、客羅龍文俱戍邊。詔從之。特宥鴻為民。使侍嵩。而錮其奴嚴年于獄。龍文官中書。與世蕃交關為奸利。而年最黠惡。士大夫無恥者。競稱萼山先生。擢應龍通政司參議。侍郎魏謙吉栢鄉人。等皆坐姦黨。黜謫有差。

土默特即韃靼小王子後。嘉靖初。徙幕東方。按土默特。舊作土蠻。今改。後倣此。寇遼東。總兵官黑春戰死。

土默特入撫順。城名。在奉天府承德縣東。與興京接界。復攻鳳凰城。在奉天府東南。鴨綠江經此入朝鮮國。春與把總田耕等力戰三日夜。死之。

秋八月加戶部尚書高燿（清苑人。）太子少保。

初大內災官宮有密收龍涎香者至是帝索之急燿從禁中購得八兩用聖壽建醮日獻之大稱旨賜銀幣尋加太子少保燿初賄嚴世蕃躐戶部尚書（事在三十九年四月。）以貪穢著及世蕃敗知不爲公論所容乃要結爲固位計。

九月三殿成。

更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

冬十一月分遣御史求方書。

帝晚年求方術益急陶仲文死乃命御史姜儆（南昌人。）王大任（陝西保安人。）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祕書閱二年還朝上所得法祕數千冊薦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

獲桃幄後其為中官欺飾形跡顯然嘉靖何以遽信為天賜至兔鹿馴育苑囿孳產尤屬常事乃輙目為奇瑞至于告廟稱賀且詡稱眷祐非常誕妄滋甚嘉靖崇信左道蠱溺已久較之漢武尤為庸鄙爾時廷臣亦從而附和之天寶祥符紛紛夢囈先後殆同一轍耳

儆大任俱擢侍講學士。秩等賜第京師。時嚴嵩既罷。藍道行亦被譴。宮中數見妖孽。帝春秋高。意邑邑不樂。中官因設詐以娛之。嘗夜坐庭中。獲一桃御幄後。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獲一桃。是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謝元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手詔褒答。事在四十三年。

癸亥 四十二年。夏。四月。總兵官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字元敬。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等擊倭于福建。破之。

自倭去柯梅。注見前。浙東江北漸寧。而患盡移于福建。倭泊泉州之浯嶼。掠同安惠安。攻福寧寧德。進圍福州。經月不解。蔓延興化。奔突漳州。迄無寧日。浯嶼。即金門。在泉州府同安縣東南海中。廣袤數十里。同安。五季閩縣。惠安。宋縣。今俱屬泉州府。福寧。元州。今升府。屬福建。寧德。亦五季閩縣。今屬福寧府。閩人在朝者。爭劾胡宗憲嫁禍。帝不問。既而宗憲以罪被逮。宗憲初因趙文華。結歡嚴嵩父子。文華死。又因羅龍文以進賂。及嵩

敗言官劾其黨嵩罪得旨逮問既至帝以平汪直功釋之後復坐交通龍文罪下獄瘐死倭尋陷興化府焚掠一空移據平海衛明置今裁故城在興化府莆田縣東不去自倭躪東南破州縣衛所以百數未有及府城者興化故名郡最繁富既陷遠近震動詔急徵大猷充總兵官繼光爲副合兵往討時劉顯自廣東赴援以兵少壁城下不敢戰大猷至亦不欲攻俟大軍之集乃與顯別邀賊于長樂唐縣今屬福州府殲之至是繼光以浙江兵來會繼光先破倭于橫嶼還浙江橫嶼在寧德縣東南海中巡撫譚綸字子理宜黃人令繼光將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于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二百有奇還被掠者三千人倭遁去遂復興化其侵犯他州縣者亦爲諸將所破閩患少熄倭起二十餘載

敵騎縱掠近甸京邑戒嚴楊博職任中樞正宜急籌入告以速靖寇氛顧烽火遠徹宮中竟似禱齋嚴秘致警報匿不上聞其罪實難復逭乃楊選既伏刑誅

攻破城邑。殺傷官吏軍民不可勝紀。轉漕增餉。天下騷然。至是犬劍而去。其後繼光。大猷復連敗之。東南始得安枕矣。

冬。十月。錫林阿巴圖爾。舊作把都兒。今改。後仿此。入寇。京師戒嚴。

虜數犯遼塞。總督楊選。囚繫三衛長托干。舊作通罕。今改。令其子更迭爲質。托干。錫林阿妻父也。冀以牽制錫林阿。三衛皆怨。至是。錫林阿。巴圖爾等。潰牆子嶺。關名。在密雲縣北。入大掠順義。三河。諸將趙溱。孫臏。戰死。京師戒嚴。詔諸路兵入援。虜駐內地八日。大同總兵官姜應熊。敗之于密雲。乃退。詔誅選。初。寇之入也。帝方祠竈。兵部尚書楊博不敢奏。謀之徐階。檄宣府總兵官馬芳等入援。會帝見城東火光。知寇已逼。大驚。諭階議逐寇。而芳兵已先至。階請亟賞之。令專護京師。及寇退。帝怒博不早聞。欲與楊選同論罪。階力爲救解。乃誅選而不罪博。馬芳字德馨。蔚州人。

而博竟以救援獲免總由
廷臣恇怯一遇寇警必切
齒啟釁之人而袒護私交
雖玩敵亦視爲常事刑政
縱失若此國事安得不壞
耶

甲子四十三年。春。二月。伊王典楧厲王㰘六世孫。有罪。廢爲庶人。國除。

典楧在國多不法。常奪民舍以廣其宮。索郎中陳大壯宅。不與。使人絶大壯飲食。斃之。築崇臺連城。擬帝闕。强取民間子女七百餘。留其姝麗者。餘令以金贖。巡撫張永明烏程人。等上言狀。詔壞所造宮室。歸民間女。執羣小付有司。典楧不奉詔。法司言典楧無藩臣禮。宜禁錮高牆。除世封。從之。

夏。五月。壬辰朔。日食。

乙丑四十四年。春。三月。袁煒以病免。

煒疾篤。請假歸。道卒。煒貴倨鮮淟。故出徐階門。直以氣凌階。館閣士出門下者。斥辱尤不

堪人皆畏而惡之。及卒。謚文榮。

嚴世蕃伏誅

世蕃論戍雷州。未至而返。初嵩歸至南昌。値萬壽節。使宮。田玉善召鶴。嵩取其符籙。并已祈鶴文上之。因乞移世蕃近地。以便就養。詞甚哀。帝不許。而世蕃遽返。鐵柱宮。在南昌城內。中有鐵柱相傳許旌陽所鑄。以鎮蛟螭之害。明嘉靖後改名妙濟萬壽宮。羅龍文一詣戍所。即逃還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世蕃大治園亭。勢焰不少衰。其監工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長洲人。不爲起。會南京御史林潤。字若雨。莆田人。按視江防。因與諫臣謀。馳疏盡發其罪。疏曰。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羣盜。悉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陰有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搖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十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帝得疏。大怒。即詔潤逮捕。世蕃子紹庭官

錦衣聞命急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世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龍文亦捕得于梧州既至京潤復劾嵩世蕃罪甚具且及寃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人等以獄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僉曰必欲死之階曰若是適所以生之也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爲手削其草獨按羅龍文與汪直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用日者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楧陰伺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虜共相響應郎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詫曰死矣遂棄市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三百餘萬兩他珍寶服玩所値又

簡擢出自廷推實為明代弊政嘉靖獨以特旨遷除似能矯正其失惜所授止及侍直諸臣而郭樸高拱仍由徐階薦得預機務究無當于拔本塞源其後張居正用事遂專任私意為進退迄末流而枚卜亦悉付廷推則更濫難制矣蓋用人乃馭下大權太阿豈宜旁落且命出于上即所用未能盡當而失不過一二人其患小若事出于下無論推薦未必皆公縱

數百萬。嵩及諸孫皆為民。後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夏四月。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並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袁煒去後。徐階當國。屢請增閣臣。故有是命。帝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推。

冬十一月。嚴訥罷。

訥仍掌吏部。晨理部事。暮直西苑。供奉青詞。積勞成疾。遂罷歸。訥既歸里。父母皆在。晨夕備物孝養。人以為榮。訥嘗語人曰。銓臣與輔臣。必同心乃有濟。吾秉銓二年。適華亭當國。諸事無阻。且所任選郎賢。舉無失人。華亭。謂徐階。選郎。則陸光祖也。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

丙寅 四十五年。春二月。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

所舉果盡得人而黨援倖進之風將自此而啟其患大命官立政顧可不審乎公私輕重之間乎

帝久不視朝專意齋醮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者至是瑞獨上疏論之畧曰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于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詞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諛之甚也自古聖賢垂訓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誠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于朝童僕亦奔散無留

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爲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煩懣疾。召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論死。獄上。階力救。奏遂留中。

三月。以吏部尚書郭樸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高拱字肅卿。新鄭人。兼文淵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樸拱皆由徐階薦。召入直廬。至是同入閣。

夏四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旱。

秋七月。寇犯萬全右衛。總兵官馬芳擊敗之。

錫林阿十萬騎入西路。芳迎之馬蓮堡。堡圯。衆請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堡四門。偃旗鼓。寂若無人。比暮。野燒燭天。囂呼達旦。芳臥。日中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測所爲。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衆曰。彼軍多反顧。且走。勒兵追擊。大破之。時寇屢犯東西諸寨。及冬。犯固原。總兵官郭江敗死。又犯大同。參將崔世榮禦之。與其子大朝。大賓。俱力戰死。

冬。十一月。帝有疾。

先是。帝以久病。忽欲南幸興都。郎承天府。取藥。徐階力諫。乃止。既而服方士王金等所獻丹藥。病遂甚。時方士至者日衆。帝知其妄。無殊錫。金思所以動帝。乃僞造諸品仙方。與所製金石藥同進。其方詭秘。藥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發。不能愈。

十二月。帝崩。

帝大漸。自西苑還大內。遂崩。徐階草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時高拱郭樸以階不與共謀。不樂。樸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兩人遂與階有隙。

裕王載垕即位。是爲穆宗。赦。

以明年爲隆慶元年。

釋海瑞于獄。

先是。瑞在獄。猶未聞大行狀。提牢主事先知之。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

因附耳語官車適晏駕先生今即出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于地終夜哭不絕聲及是既釋復故官俄再遷大理丞

穆宗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春正月罷睿宗配享明堂

禮部尚書高儀字子象錢塘人上言先帝肇祀明堂奉睿宗配享今陛下踐阼睿宗已爲皇祖若仍配享上帝似非周人宗祀文王之義請罷大享禮從之未幾給事中王治字本道忻州人上言獻皇帝雖爲天子父實未嘗君臨天下雖爲武宗叔嘗北面事武宗今位武宗之右揆諸古典終爲未協臣以爲獻皇祔太廟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

億世不改。乞赦廷臣博議。疏入。報聞而已。

追尊母杜氏爲孝恪皇太后。

二月。立皇后陳氏。通州人。

以陳以勤字逸甫。南充人。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爲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以勤。居正。俱侍裕邸講讀。至是並參大政。時徐階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皆折節下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九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輙中肯。人以是嚴憚之。重于他相。

三月。葬永陵。

謚曰肅皇帝。廟號世宗。

明史贊曰。肅皇帝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顧迭議大禮。輿論沸騰。倖臣假托。尋興大獄。夫天性至情。追尊立廟。禮亦宜之。然升祔太廟。而躋于武宗之上。不已過乎。若其時紛紜多故。將疲于邊。賊訌于內。

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雖
剪剔權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以下之主也已

夏四月御經筵

五月夏鎮在徐州府沛縣東北新河成

初嘉靖七年河溢阻運總河都御史盛應期請于昭陽
湖有大小二湖相連北屬山東滕縣南屬江南沛縣亦名山陽湖東別鑿新渠以通漕
廷議從之會應期罷役中止至四十四年河大決沛縣
飛雲橋在縣南為往來津要分為十數股瀆入昭陽運道淤塞百
餘里督理河漕尚書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循行應期舊迹請開
南陽鎮名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北留城在沛縣東南即古留邑漢張良封此上下總河
都御史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不可衡言是河直秦溝在徐州府銅山
縣東北有所束隘伏秋黃水盛昭陽受之不為壑也乃決

計開濬身自督工。重懲不用命者。至是河成。西去舊河三十里。舊河自留城以北。經穀亭而至南陽。新河亦自留城而北。經夏鎮而至南陽。與舊河合。謂之夏鎮河。凡百四十里有奇。又引鮎魚諸泉。在滕縣。凡三十四泉。及薛河。在滕縣南。源出寶峯山。滙諸泉而爲渦。西經薛山。因名薛河。沙河。有二。俱在滕縣。在縣北者曰北沙河。源出鄒縣嶧山。在縣南者曰南沙河。即古漷水。源出縣之述山。下流俱入運。注之。築馬家橋隄。在沛縣。遏黃水入秦溝。使不東侵運道。乃大通。方工未成。會河復決。論者紛然。謂衡故興難成之役。以倖功。及工竣。羣議乃息。未幾。山水驟溢。新河決。壞漕艘。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費。嶧。鄒。滕。諸水。以一隄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吳時來。以遺詔復故官。赤山湖在滕縣西南。與微山。韓莊諸湖相連。

高拱罷。

初徐階甚親拱及拱驟貴負氣頗忤階世宗疾亟拱方直西苑遽移具出拱無子移家近直廬時竊出會世宗不豫訛傳非常拱遂移直廬器用于其家為給事中胡應嘉沐陽人所劾拱疑出階指大憾之及

帝即位階為首輔拱自以舊臣數與抗郭樸復功之因事削應嘉籍應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以吏部尚書楊博庇鄉里劾之帝責其牴牾下閣臣議罰樸奮然曰應嘉無人臣禮當編氓階旁覥拱見拱方怒勉從之言路大譁給事中歐陽一敬字司直彭澤人等劾拱以私怨逐諫臣拱疏辯階擬旨慰留而不甚譴言者拱益怒相與忿詆閣中御史齊康永平人為拱劾階坐黜于是論拱者無虛日拱不自安乞罷歸

六月霪雨傷稼

帝素服修省避殿御皇極門視事

秋七月。遣使招撫山東河南流民。給復五年。

八月。帝視國子監。

九月。諳達寇山西。

諳達數犯山西。時邱富已死。趙全在虜酋用事。尊諳達爲帝。治宮殿。期日上棟。忽大風。棟墜傷數人。諳達懼不敢居。全乃爲諳達言大同兵弱。亭障稀。可以逞。故屢入犯。至是復率衆數萬。分道入井坪。在朔平府平魯縣南。有城。明成化中建。置守禦所于此。朔州偏頭關老營。堡名。在寧武府偏關縣東。亦成化中建。諸處。邊將不能禦。遂長驅破石州。今汾州府永寧州。本唐宋石州。明因之不改。隆慶後。始更名永寧。殺知州王亮采。大掠孝義。後魏永安。唐改名。今縣屬汾州府。介休。漢界休。晉改界爲介。今縣屬汾州府。平遙。漢平陶。後魏更名。今縣亦屬汾州府。文水。隋縣。今屬太原府。交城。亦隋縣。今屬太原府。太谷。漢陽邑。隋改名。今縣屬太原府。隰州。注見前。間男女死者數萬。而三衛

勾土黙特。注見前。同時入寇薊鎮。昌黎。注見前。撫寧。注見前。樂亭。金縣。今屬永平府。盧龍皆被蹂躪。遊騎至灤河。京師震動。三日乃引去。諸將追之。敵出義院口。在撫寧縣東北有關。會大霧。迷失道。墮棒棰崖中。人馬枕藉。死者甚衆。

郭樸罷。

初言官劾高拱者多及樸。拱歸。樸亦求去。帝固留之。御史龎尚鵬字可南。南海人。凌儒泰州人。等攻不止。遂乞歸。樸家居二十年卒。諡文簡。

冬十月。以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總督三邊

時濟農據河套。爲西陲諸部長。別部賓都。舊作賓土。今改。後仿此。駐牧大小松山。大松山在涼州府平番縣東北。小松山在其北。爲邊陲要地。蘭南

擾河湟番族。環四鎮延綏。寧夏。固原。甘肅。是為陝西四鎮。皆寇。乃擢崇古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

戊辰二年。春正月。杖給事中石星字拱辰。東明人。于廷。黜為民。

星上疏言陛下為鼇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朝講久廢。章奏遏抑。一二內臣威福自恣。肆無忌憚。天下將不可救。帝大怒。詔杖六十。黜為民。中官滕祥者。以造作奇巧得幸。會監杖。星大詬之。祥怒。予重杖。星絕而復甦。其妻鄭誤聞星已死。遽觸柱死。聞者哀之。

二月。命廷臣舉邊才。

三月。立子翊鈞帝第三子。為皇太子。即神宗。

京師地震。

夏五月。以都督同知戚繼光鎮薊州。

繼光與俞大猷均稱名將而繼光屢摧大寇平浙閩倭又平江西賊。名更出大猷上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尋以薊州既有總兵官又設總理事權不一乃召還總兵官郭琥而以繼光為之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繼光建敵臺千二百座臺高五丈睥睨四達虛中為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又立車營每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製拒馬器遏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筤筅兵器名以大毛竹為之麄二尺長一丈五六尺刃在其頂長一尺用

筤筅麄二尺長且一丈五六尺而刃在其頂又長一

二人持之不以上渡三八持之旋轉扞格必不適用而當時以爲禦敵精器直不值一噱且北方之強勝南方之強人所易知者與兵卽諸爛步伐多僨達勝北軍蓋繼光勦寇東南不多舊部其奏請募調不過藉頗思用越人之意耳而記載家左袒南人遂若南人之果勝北人者以是爲言兵有不敗之理乎

爲行伍藩籬。見寇奔。則騎兵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戚繼光武藝篇。而以南兵爲選鋒。時邊卒木彊。律以軍法。多不堪用。繼光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敢動。邊卒大駭。自是始知軍令。入衛兵主策應。本衛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爲諸邊冠。

秋七月。徐階罷。

帝即位以來。階所持諍。多宮禁事。伸者十八九。中官多側目。帝欲命中官分督團營。階力陳不可而止。羣小璫毆御史于午門。都御史王庭將糾之。階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慮彼先誣我。乃使人以好語誘大璫。先錄其主名。庭疏上。乃分別逮治有差。王庭字子正。南充人。給事中張齊。長安人。前奉命犒軍宣大。納鹽商金。因疏請恤邊商。革餘鹽。爲階所格。至是上疏攻階。階引疾求

退帝意亦漸移。許之。

冬十月。遼王憲㸅（莊王致格子。）有罪。廢爲庶人。國除。

憲㸅在嘉靖時。以奉道被寵。賜眞人號。至是。巡按御史郜光（山西長治人。）劾其淫虐僭擬諸罪狀。遣侍郎洪朝選（字舜臣。同安人。）等往勘得實。竟爲庶人。國除。初。張居正家荆州。與憲㸅有隙。及朝選在勘。諷令坐以謀反。朝選不從。居正怒。屬巡撫勞堪（江西德化人。）羅織。朝選死獄中。

十一月。宣府總兵官馬芳。襲寇于長水海子。（即白海子。注見前。）又敗之鞍子山。（亦曰馬鞍山。在獨石口東北。）

先是。寇爲錫林阿謀以五萬騎犯蔚州。誘芳出。而以五萬騎襲宣府。可得志。芳預伐木環城。寇不得上。乃解去。

頭之芳率參將劉渾等出獨石塞外襲其帳于長水海子還至塞追者及鞍子山芳迎戰又大敗之（芳有膽智諳敵情所至先士卒一歲數出師搗巢或躬督戰或遣裨將家畜健兒得其死力嘗命二十八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寇大震芳乃帥師至大松林頓舊興和衛登高四望耀兵而還興和衛注見前）

己巳三年夏四月以海瑞為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

瑞威望久著屬吏聞其至墨者多自免去中官監織造者為減輿從有勢家朱丹其戶恐瑞見即黝之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彊撫窮弱下令颷發淩厲所司惴惴奉行富家巨室或竄他郡以避其見憚如此（瑞撫吳甫半歲再為言路所論遂改督南京糧儲小民聞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

秋八月。以禮部尚書趙貞吉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帝幸太學。會祭酒胡杰論罷。貞吉以禮部侍郎攝事。貞吉在嘉靖朝。由謫籍屢擢戶部侍郎。罷歸。帝即位。復起禮部。講大禹謨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踰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深注意。及是。遂以尚書參機務。貞吉入謝。奏言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大喜。

廣東海賊曾一本伏誅。

一本初與大盜黃平聚衆數萬。剽掠惠潮間。與倭相犄角。已而總兵官俞大猷以次殲倭略盡。平爲副將湯克寬邳州衛人所敗。遠竄去。一本降而復叛。突犯雷州。執參將繆印。又犯廣州。殺知縣劉師顏。尋復陷碣石衛在惠州府海豐

縣東南（明洪武中置今裁）裨將周雲翔殺參將耿宗先叛附于賊勢益熾時大猷已改鎭廣西詔止勿赴令與廣東福建總兵官李錫（歙人）郭成（四川敘南衛人）同討一本錫出海與大猷遇擊賊三戰皆捷會成亦敗賊執周雲翔率參將王詔等以師來會分三哨進一本駕大舟力戰諸將連破之燬其舟詔生擒一本及其妻斬首七百餘死水火者萬計時閩廣隨在皆盜而一本最彊旣平患漸息

冬十一月京師地震有聲

十二月命厰衛刺部院事

帝以災異頻仍由部院政事不平所致令厰衛密訪以聞于是尚書毛愷（字達和江山人）侍郎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等皆自

劾求去。帝慰留。給事中舒化字汝德臨川人等上言。祖宗設廠衛。令捕盜詰奸。非以察百官也。制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責在臺諫。今陛下委之廠衛。廠衛必托之番校。此輩貪殘。恐開羅織之門。不可不慎。帝不從。已而事竟寢。

召高拱復入閣。兼掌吏部。

拱性彊直自遂。頗快恩怨。及再入閣。盡反徐階所為。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卹者。一切報罷。且言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襃顯議禮諸臣。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為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為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何以對越二聖。帝深然之。時拱專與徐階為難。所論皆欲以中階。重其罪。會帝

仁柔弗之竟階子弟頗横鄉里郡邑有司希拱指簿其子弟皆編戍盡奪其田所以扼階者無不至

杖尚寶司丞鄭履淳（尚書曉之子）字叔初海鹽人下獄

履淳上疏極言時政畧曰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洊臻臣等當痛哭流涕于殿庭陛下亦當卧薪嘗膽于宵旰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禩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孤睽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閹寺潛爲厲階善類漸以短氣童牛羸豕無先事之圖社鼠城狐有難施之計患豈在明前車不遠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消衷濟哲以任君子勿爲嬖昵之所惑移美色珍奇之玩而保疥痍分昭陽細務之勤以和庶政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數月刑科舒化等以爲言乃釋爲民履淳父曉通經術明習國家典故爲都御史禦倭有功遷刑部尚書與嚴嵩不合罷歸卒嵩敗履淳訟于朝帝即位曉贈官賜謚至神宗初履淳復起光祿少卿尋卒

庚午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食。罷元會。

是月。月復食。給事中陳吾德字懋修。歸善人。疏言。歲首日月並食。天之大災。陛下宜屏斥一切玩好。應天以實。報聞。

五月。罷京營總督。分設三大將領之。

趙貞吉言。先朝禁軍列三大營。營各有帥。今以一人總三營。權重難制。因極論其弊。請分五營。各統以大將。稍復祖宗之舊。帝善之。令兵部會廷臣議。尚書霍冀與貞吉不協。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言彊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為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文臣為總理。報可。未幾復置總督協理大臣。貞吉不能爭。

夏四月。京師地震。

秋七月。禁章奏浮詞。

高拱言。比來章奏鋪綴連牘。言多意晦。端緒難尋。反可竄匿名實。請嚴加禁約。從之。

陳以勤罷。

初以勤入閣。徐階爲首輔。而高拱方嚮用。劃士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正無所比。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中搆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解。引疾乞休去。以勤歸六年卒。贈太保諡文端。

八月。宣大告警。赦備邊。

時李春芳雖爲首輔。而政皆自高拱出。邊警猝至。拱請

命侍郎曹邦輔。邦輔于帝即位初起謫籍。屢進兵部侍郎。王遴。字繼津。霸州人。督師。列陳以待。以都御史栗永祿守昌平。護陵寢。起劉燾于天津。守通州儲。命總督王崇古譚綸。主進勦機宜。戴才理糧餉。邊境得無事。拱練習政事。有才畧。凡所建白多可行。然居位頗專橫。其門生韓楫輩。並居言路。日夜奔走其門。專務搏擊。尚寶卿劉奮庸上疏陰斥之。給事中曹大埜劾拱不忠十事。皆謫外。韓楫。蒲州人。劉奮庸。洛陽人。曹大埜。巴縣人。

罷戶部尚書劉體乾。體乾字子元。東安人。

時內供寖多。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屢疏爭。積忤帝意。遂罷。先是。御史詹仰庇諫市珠寶。言寶石珠璣多藏中貴家。向必求之于外。不報。已而仰庇巡視十庫。疏請嚴覈內官監出納歲數。并節省無益浮費。會疏中有再照人主語。內官摘出。激帝怒。以為大不敬。杖之百。斥為民。并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至是。給事中陳

吾德李巳。復上疏言。比買玉市珠。傳帖數下。人情惶惑。
謂內官崔敏等。獻諂營私。罪不可宥。乞即斥譴。以清左
右。帝震怒。杖巳百。錮刑部獄。斥吾德爲民。久之始
得釋。 詹仰庇字汝欽。安溪人。李巳字子復。磁州人。

九月。河決邳州。

初。新河旣成。南北諸支河。悉併流秦溝。河勢益大漲。三
年七月。決沛縣。漕艘不得進。至是。復決邳州。自睢寧白
洋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漕道復阻。河道侍郎
翁大立（字傳參。餘姚人。）言。邇來河患。不在豐沛。而在徐邳。臣以
爲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
有東西二泇。東泇。出沂州府西北箕山。西泇。出嶧縣東
北抱犢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泇合。又南入泗。謂之
泇口。以避洪水。帝命大立躬自相度。條利害以聞。已而大
立以誤
漕削籍。復以朱衡經理河道。遂罷泇河議。專事徐邳。築
長隄。自徐州至宿遷小河口。三百七十里。并繕豐沛大

黃隄。正河安流。運道復通。事在六年正月。

以李成梁字汝器。世鐵嶺衛指揮僉事。爲遼東總兵官。

錫林阿入遼東總兵王治道戰死。擢成梁署都督僉事代之。時諳達諸部。屢窺塞下。十年間。大將死者數人。成梁乃大修戎備。甄拔將校。收召健兒給以厚餼。用爲選鋒。軍聲始振。

冬。十月。諳達孫巴噶奈濟舊作把漢那吉。今改。後仿此。內附。詔授指揮使。尋遣歸。

巴噶奈濟者。諳達第三子塔本台吉舊作鐵背台吉。今改。之子也幼孤。育于諳達妻伊克哈敦舊作一克哈屯。今改。所。既長娶必濟。舊作比吉。今改。不相得。復自聘鄂爾多斯都司舊作襖兒都司。今改。女。號三娘

子。即諳達外孫女也。諳達見其美。奪之。巴噶恚。率其屬十餘人來歸。大同巡撫方逢時。字行之。嘉魚人。告總督王崇古崇古于四年正月。改督山西宣大。曰。機不可失也。率五百騎往受之。崇古上言。巴噶來歸。非擁衆內附者可比。宜給官爵。豐館餼。飾輿馬。以示諳達。諳達急。則令縛送拜牲諸叛人。不聽。即脅誅巴噶。牽沮之。又不然。因而撫納之。如漢置屬國居烏桓故事。使招其故部。徙近塞。諳達老且死。黃台吉立。則令巴噶還。以其衆與台吉抗。我按兵助之。此誠安邊之良策也。奏至。朝議紛然。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詔授巴噶指揮使。諳達方西掠土番。聞之。急引還。約諸部入寇。崇古檄諸道嚴兵禦之。敵不得利。伊克哈敦

思其孫。日夜哭。諳達患之。使來請命。逢時遣譯者鮑崇德往。令縛送拜牲諸叛人。以易巴噶。崇德入其營。諳達盛氣待之。崇德曰。朝廷待而孫甚厚。今稱兵。是速其死也。諳達疑巴噶已死。聞言心動。使使詗之。崇古令巴噶緋袍金帶。見使者。諳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趙全等旦至。巴噶夕歸。諳達因屏人語曰。我不爲亂。亂由全等。天子若封我爲王。長北方諸部。孰敢爲患。即死。吾孫當襲封。彼衣食中國。忍背德乎。遂遣使致書逢時。而全方縱恿用兵。諳達又惑之。全嘗投書逢時。欲歸中國。逢時以示諳達。始有執全意。錫林阿亦至大同。逢時以巴噶箭示之。錫林阿執箭泣曰。此吾弟莽本台吉故物也。爲我求巴噶。巴噶既受官。當遣訪之。會諳達召錫林阿還。乃引去。諳達遂遣使與崇德來。乞封請互市。縛叛逆全等九人來獻。詔磔于市。崇古亦以帝命遣巴噶歸。

十一月。趙貞吉罷。

高拱掌吏部。貞吉亦掌都察院。拱以私憾考察科道。欲

高拱趙貞吉同任閣臣正宜相表裏集事況考察爲黜

陟大典尤當慮公稽核求協輿評乃謀逐私人互相排詆以朋黨為心不復顧國家政體豈大臣所宜出此且使拱快心貶斥貞吉果公正無瑕何不早為糾訐顧始而相持求解比拱嗾人劾奏方以其壞亂選法為言力圖報復拱固非橫貞吉亦豈能免于營私行官哉

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于是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惡者咸與拱猶以為憾嗾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貞吉庸橫貞吉疏辯言臣掌風憲目睹拱壞亂選法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吏部權廣樹眾黨疏入帝竟允貞吉去而拱掌吏部如故貞吉好剛使氣動與物忤人多怨之歸十餘年卒贈少保謚文肅

以禮部尚書殷士儋字正甫歷城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士儋本裕邸舊僚高拱惡其不親已不為援士儋遂藉太監陳洪力取中旨入閣

辛未五年春二月命廷臣及朝覲官謁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封皇子翊鏐帝第四子。為潞王。後之藩衛輝。

三月封諳達為順義王。

巴噶柰濟既歸諳達及其妻撫之泣。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諳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于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復條封貢八事以請。詔下廷臣議。議各不同。會帝御經筵。閣臣面請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乃封諳達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昆都埒赫。卽老巴噶。諳達弟。舊作昆都力。今改。錫林阿等皆授都督同知等官。有差。封巴噶柰濟昭勇將軍。指揮如故。已而套部濟農亦如約請命。詔授官如昆都埒赫。由是西塞諸部歲來貢

市白首九至二甘肅邊陲晏然不用兵革者二十餘載

夏五月李春芳罷

初春芳代徐階爲首輔務以安靜稱帝意同列陳以勤故端謹張居正恃才凌物視春芳蔑如也方階罷春芳歎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不允既而趙貞吉入代以勤剛而負氣及高拱再入直凌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與爭自飭而已會拱逐貞吉勢益張修階故怨春芳常從容爲階解拱益不悅言官希拱意疏詆春芳乃罷歸後數年卒諡文定

六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河南山東水。

十一月。殷士儋罷。

御史趙應龍（涇陽人）劾士儋進由內侍。不堪大任。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脅之。士儋遂乞休去。士儋家居十餘年卒。諡文通。久之改諡文莊。

壬申　六年春。閏三月。帝有疾。

帝御皇極門。疾作。遽還宮。

夏四月。以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儀掌禮部。秉禮循法。居職甚稱。為言路所劾。遂引疾歸。已用高拱薦。以故官侍東宮講讀。掌詹事府。及是遂入閣。

五月。帝崩。

帝疾稍平。將視朝。登陛忽眩。幾仆。亟召高拱。張居正。至。帝執拱手。欵語備至。居正在旁。帝弗顧也。帝令拱扶掖還宮。尋命宿乾清門。拱與居正同止焉。未幾。帝大漸。召拱居正及高儀。同受顧命。遂崩。

六月。乙卯朔。日食。

太子翊鈞即位。是爲神宗。赦。

以明年爲萬歷元年。

詔祀建文朝盡節諸臣于鄉。有苗裔者䘏錄。

罷中極殿大學士高拱。

始拱與張居正友善。既而內離。猜防日甚。中人馮保。深州

人。次當掌司禮監。拱薦陳洪。及孟冲。保以是怨拱。而居正與保深相結。穆宗疾再作。居正處分十餘事。使小吏投保。拱知而跡之。吏已入。拱恚甚。面詰居正曰。密封謂何。天下事不以屬我曹。而屬之內豎何也。居正面發赤。乾笑而已。穆宗崩。保矯遺詔與閣臣同受顧命。及帝登極。保升立御座旁不下。舉朝大駭。保遂掌司禮監。又督東廠。總兼內外。勢益張。拱以主上幼沖。懲中官專政。疏請詘司禮權。又屬言官合疏攻保。而已從中擬旨逐之。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而私以語保。保訴于太后。謂拱擅權不可容。太后領之。明日召羣臣入宣。兩宮及帝詔。拱意必逐保也。急趨入。比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拱急僦騾車出宣武門。居正乃與高儀請留拱。弗許。

請得乘傳許之拱既去居正遂為首輔

高儀卒諡文端

儀性簡靜寡嗜好入閣兩月卒貧無以殮

以禮部尚書呂調陽字和卿廣西臨桂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高儀既卒張居正以調陽弱薦代之居正專決調陽不敢有所持諍然內不甚附之

秋七月尊皇后為仁聖皇太后貴妃李氏漷縣人帝生母為慈聖皇太后

舊制天子立尊皇后為皇太后若有生母稱太后者則加徽號以別之馮保欲媚帝生母李貴妃風張居正以並尊居正不能違也慈聖移居乾清宮撫視帝內任保

而大柄悉以委居正焉。

帝御文華殿講讀。

張居正請定三六九日視朝。餘日御文華殿講讀。

九月。葬昭陵。在昌平州大峪山東北。

明史贊曰。穆宗端拱寡營。許諳達封貢。邊陲寧謐。繼體守文。可稱令主矣。第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乾綱。矯除積習。蓋亦寬恕有餘而剛明不足者歟

冬。十月。彗星見東北方。

至二年四月乃滅。

十二月。以宋儒羅從彦李侗從祀孔廟

神宗皇帝

癸酉萬歷元年。春。正月。男子王大臣入乾清宮。尋伏誅

大臣。京師傭奴僞爲內侍服。入乾淸宮。被獲。下東廠。馮保欲緣此以陷高拱。令家人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與太監陳洪（拱先薦洪掌司禮。故保怨之。）謀大逆。遂發緹騎馳械高氏奴。圍拱里第。張居正亦請詰主使。舉朝洶洶。謂且逮拱。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字與立。德平人。）詣居正力解。居正奏緩其獄。博陰囑錦衣。怵大臣吐實。又以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別。茫然莫辨也。會帝命守禮偕都督朱希孝（成國公朱能五世孫。）會訊。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拷掠我邪。且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不敢鞫而罷。保懼。以生漆酒瘖大臣。移付法司。坐斬。拱得白。

二月。御經筵。

三月。詔舉將才。

張居正進講。因言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吏籍制弁員。不啻奴隸。平日不能養其鋒銳。臨敵何以責其折衝。嗣後將帥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權。俾得展布。故有是命。

秋九月。以方逢時總督宣大軍務。

始逢時與王崇古共決貢市之議。及崇古入理京營戎政居正薦逢時代之。至則申明約信。邊境以安。

四川都掌蠻注見前。平。

成化初。都掌蠻亂。尚書程信襄城伯李瑾討平之。事具前。隆慶末。復亂。其酋阿大阿二方三等據九絲山。在敘州府興文

縣東南上有城。為蠻巢穴。僭稱王。剽遠近。其山修廣而四隅峭仄。方輿紀要。九絲山周圍三十餘里。上有九岡四水。極廣。可以播種。下惟一徑鳥道可通。東北則雞冠嶺。上有砦。都都寨。地象廣。為九絲左臂。凌霄峯。最高險。有城。為九絲門戶。鼎峙相連。峻壁皆數千仞。有阿苟者。居凌霄城。為賊耳目。威儀出入如王者。巡撫曾省吾。鍾祥人。屬總兵官劉顯以軍事。顯被劾當罷。省吾奏留之。又起故將郭成為之副。成亦被劾。充為事官。督軍往討。至是諸軍集敘州。誘執阿苟。拔凌霄。鑿灘通餉。進逼都都寨。克之。斬賊黨阿墨。于是顯分兵為五哨。盡壁九絲城下。乘夜賊無備。腰絙而上。斬關入。賊驚潰。郭成復破雞冠。三酋阿大。阿二。方三。以次就擒。凡克寨六十餘。獲賊魁三十六。拓地四百餘里。蠻寨既平。得銅鼓九十三。銅鐵鍋各一。阿大泣曰。鼓聲宏者為

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稱王。鼓山巔。相傳諸葛亮以鼓鎮蠻。鼓失。則蠻運終矣。

冬。十一月。立章奏考成法。

初。諸司章奏部院覆行撫按勘者。常稽不報。張居正請以大小緩急爲限。立文簿。月終註銷。閣科部院。遞相糾舉。誤者抵罪。自是政體爲肅。

十二月。朵顏察克圖舊作朶顏長禿。今改。後仿此。犯塞。總兵官戚繼光擊之。

自諸達欵塞。西鄙烽火寂然。獨土默特徙居察罕地。今察哈爾。明時曰察罕。在遼東口外。本朝移其部衆于宣大近地。分爲八旗。設佐領等官管轄。控弦十餘萬。常爲薊門憂。泰寧朵顏諸部。皆與交通。時叛時服。

是年春。朵顏部長董呼哩舊作董狐狸。及兄子長安舊作長昂。今並改。後倣此。入犯喜峯口。繼光擊敗之。呼哩乃欵關請貢。至是。呼哩之弟察克圖復入寇。繼光擒之。于是呼哩長安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乞赦察克圖。繼光遣將受降。皆羅拜獻還所掠人。攢刀設誓。乃釋察克圖。許通貢如故。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李成梁獨擅戰功。

甲戌 二年。春正月。召見朝覲廉能官于皇極門。太祖時。外官奏事。輒召見。賜食。訪民間疾苦。佐貳雜職。有廉能愛民者。常特遣行人齎勅獎賚。宣順成弘朝亦間行之。張居正以考察届期。倣舊典。具儀以上。帝乃召見浙江布政使謝鵬舉蒲圻人。等二十八人。特加獎勵。並賜

明自中葉已後。堂廉睽隔。百度日隳。張居正奏請具儀皇極。一見史冊侈爲盛事。顧其舉之也特循考察之虛文。一獎賞遂已畢事。上無疇咨之意。下鮮敷奏之言。則所謂廉能課最者。率出諸司竿牘私人。于述職之義庸有當乎。

銀幣。

夏。四月。詔內外官行久任法。

吏部尚書張瀚（字子文。仁和人。）請諸司久任。張居正善而行之。

由是藩臬守令皆得自展。

秋。七月。淫雨。昭陵地陷。

八月。淮揚徐河海並溢。

冬。十月。決囚。

嘉靖季年。崇奉元修。又好祥瑞。遇事輙停刑。至是審錄重囚至四百餘人。張居正言縱釋有罪。無以懲惡。請如祖宗舊制。每歲一決囚。從之。時承平久。羣盜蝟起。至入城市。刦府庫。有司恒諱之。居正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

吏必黜。得盜即斬决。有司莫敢飾情。盜賊爲衰止。

乙亥 三年春正月。徙遼東六堡。

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六堡。其地不毛。與遼陽聲援不接。李成梁請移建孤山堡于章齊喀喇舊作張其哈剌今改甸。在遼陽東南亦曰新甸。險山堡于寬甸。亦在遼陽東南。沿江新安等四堡于長甸長嶺俱在寬甸南。諸處。仍以孤山險山二參將戍之。其地並據膏腴。扼要害。可拓境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廷議從之。

二月。始命日講官記注起居。

太祖初。設起居注給事中。尋罷。至是。始命日講官分直。記注起居。纂輯章奏。臨朝侍班。時編修張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

乃上言。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于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考。鴻猷茂烈。鬱而未章。徒使野史流傳。用僞亂眞。今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爲他年實錄之助。張居正善其議。遂有是命。張位字明臣。新建人。

夏。四月。己巳朔。日食旣。

秋。八月。以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張居正當國。四維歲時饋問居正不絕。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遂入與機務。故事入內閣者。曰同某人等辦事。至是直曰。隨元輔居正等辦事。于是四維恂恂若屬吏然。不敢以僚自處。隨居正後拜賜進官而已。

河決碭山。

江浙頻歲水潦爲災。是年五月。淮揚又大水。詔察二府有司貪酷老疾者罷之。至是河決碭山而北。淮決高家堰。法見前。而東高郵湖。在高郵州西北。天長以東之水。皆滙此。達于運河。亦決清水潭口。在高郵州北三十里。淮城幾沒。徐邳山陽。南北漂溺千里。河道淤淺。阻漕者數年。孝宗初。漕臣白昂。以運舟經甓社湖觸石輒壞。乃開複河于高郵隄東。以避其險。長四十里。名曰康濟。至是湖水決。漕臣吳桂芳。改挑康濟越河。修復老隄。河成。名曰宏濟。遂爲永利。甓社湖與高郵湖相連。亦名珠湖。宋孫覺于湖上見大珠光燭天。因名。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

九月。禮部尚書萬士和罷。

士和初官庶吉士。以忤嚴嵩。改部曹。累任按察布政使。並著清節。及官尚書。多所條奏。時張居正欲越例贈朱希忠王爵。馮保爲方士求官。士和俱力持不可。又給事

中余懋學字行之婺源人以言事得罪懋學請行寬大之政而居正方務綜覈以爲風已遂斥爲民及居正歿復故官士和言直臣不當斥由是積忤居正給事中朱南雍浙江山陰人承風劾之遂謝病歸後居正歿屢召不起卒諡文恭

地震冬十月再震

丙子四年春正月下巡按遼東御史劉臺字子畏安福人于獄除名爲民

時御史在外每凌巡撫張居正欲摘抑之事小不合詰責隨下又飭其長加考察以故言路多不平會臺奏遼東大捷居正以巡按不得報軍功劾臺違制妄奏引故事繩督之臺遂抗章劾居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

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瀚先是吏部尚書楊博罷廷推葛守禮朱衡及瀚瀚資望最淺居正惡守禮戇厭衡驕乃拔用瀚張四維為黨斥逐言官余懋學傅應禎應禎疏陳重君德蘇民困開言路三事居正以疏中有王安石誤宋之語怒其侵已調旨切責下獄杖戍未幾召還應禎字公善安福人等罔上行私橫黷無厭居正怒甚具疏辟政入見帝言言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耶則誤國將竭忠以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譏因俯伏泣不肯起帝為下御座以手掖居正曰先生起吾逮臺竟其事遂下臺詔獄命廷杖百遠戍之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為民久之復用他事戍潯州臺按遼東時與巡撫張學顏不相得至是學顏為戶部誣臺私贖鍰居正屬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覈之而令王宗載巡撫江西廉臺里中事應昌載宗希居正意實其事以聞張學顏字子愚

肥鄉人。未幾。飲于戍主所歸而暴卒。後御史江東之。訟臺寃。詔復官。天啟初。追謚毅思。江東之。字長信。歙人。

二月。開草灣河。注見前。

督漕侍郎吳桂芳上言。淮揚洪潦奔衝。緣海汊港久湮。入海止雲梯關一徑。在山陽縣東北二百里。大河北岸。致海擁橫沙。河流泛濫。而鹽。鹽城。安。安東。高。高郵。注俱見前。寶。寶應。唐縣。今屬揚州府。屢成巨浸。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今黃河衝決。駸駸欲奪安東以入海。請于草灣低窪之地。挑新口以迎大溜。安東衆流滙圍。其勢垂陷。不如委之以拯全淮。廷議安東未可棄。而命開草灣。閱七月工竣。水患稍平。其後通塞不時。至十七年。大河復由

此分流奪正流十分之七凡六十里至安東南赤宴廟仍合正河。

夏五月。命司禮太監馮保同法司錄囚。

秋。七月詔戶部明年漕糧。折收十之三。

從張居正請也。先是。漕舟以河決。不時至。已而漕運通。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即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兌運。及歲初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

八月帝視國子監。

河決崔鎮。在桃源縣西北。

是年二月以後。江北旱。河水斷流。至是。徐豐沛睢寧金鄉魚臺單曹八州縣。河又大決。田廬漂沒無算。河流齧宿遷城。吳桂芳請遷縣治。築土城以避之。明年復決而北。清口淤墊。全淮南徙。瀰漫山陽高寶間。會河向桃源

元置桃園縣。明曰桃源。今縣屬淮安府。三義鎮。在縣東。舊名三汊鎮。入老黃河故道明史河渠志。黃河自桃源三義鎮。歷清河縣北。至大河口。會淮入海。是爲老黃河。至嘉靖初。三義鎮口淤。而黃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合。于是大河口故道遂廢。淮水乘虛入清口。老黃河復塞。

丁丑　五年春二月。廣東羅旁叛猺今廣東羅定州。明爲瀧水縣。屬德慶州。其南有廢瀧水鎮。舊爲羅旁地。猺人盤據于此。平。

羅旁在德慶州上下江界。上江謂西江。下江謂南江。西江卽鬱水。南江卽瀧水也。鬱水注見前。瀧水在羅定州西。飛瀑驚湍。最爲險阨。東西兩山間。東山在肇慶府封川縣東。西山在羅定州東安縣西南。延袤七百里。成化中韓雍經略西山。頗安輯。惟東山猺深箐剽掠。有司歲發卒戍守。兩廣總督殷正茂字養實。歙人。建議大征。會遷去。侍郎凌雲翼字洋山。太倉州人。

代至是雲翼乃大集兵令總兵官張元勳（字世臣浙江太平人）李錫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百有奇鄰境猺獞皆懼求撫雲翼奏改瀧水縣爲羅定州又設東安西寧二縣設監司參將積患頓平（先是殷正茂令總兵官俞大猷討平廣西古田獞韋銀豹等改古田爲永寧州及是雲翼既平羅旁復勅捕諸山賊之不靖者由是嶺表畧定）

夏四月兵部尚書譚綸卒（謚襄敏）

綸沉毅知兵初守台州禦倭有功累擢巡撫朝廷倚以辦賊遇警輒調居官無寧歲（先撫福建繼撫四川進撫兩廣前後積首功二萬一千有奇）後督師薊遼集兵三萬更徵浙兵三千專屬戚繼光訓練相度邊隘衝緩道里遠近分薊鎮爲十二路路置一將互爲掎角邊備大飭敵不敢入犯帝即位初進

張居正久握朝綱恐人圖己遂爾自謀起復貪權戀位之私實不能以自解至吳中行等抗詞極論雖不無過激亦何至紛紛杖謫多人大臣欲以恩倖立威忍行罔忌實爲弁髦國紀神宗竟爾任其施爲雖章旨不應若是至居正索刃刎頸更行同無賴可鄙益甚矣

兵部尚書。三疏乞歸。不允。至是卒。綸始終兵事。垂三十年。與戚繼光共事。齊名。稱譚戚。

秋閏八月。乙酉。朔。日食不見。

九月。張居正以父喪起復。冬十月。杖編修吳中行字子道。武進人。等。謫戍有差。

居正父卒。帝與兩宮。遣中使慰問。絡繹道路。然未嘗有意留之。而居正自以握權久。恐一旦去。他人且謀己。會戶部侍郎李幼孜應城人。欲媚居正。首倡奪情議。馮保亦不欲居正去。中旨令吏部尚書張瀚諭留居正。居正乃陽上書請守制。而陰以牘風瀚覆旨。瀚謬爲不喻。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令客說

之不爲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勒致仕瀚先附居正得掌吏部見非于世至是忤之去士論皆重瀚于是請留者相繼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上疏爭之已而員外郎艾穆字和父平江人主事沈思孝字純父秀水人亦合疏言居正貪位忘親居正大怒謀于馮保欲廷杖之學士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等求解于居正不得錫爵獨造喪次切言之居正勃然下拜索刀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徑入不顧侍講于慎行字無垢東阿人田一儁字德萬大田人張位趙志皐字汝邁蘭谿人修撰習孔教廬陵人沈懋學字君典宣城人皆疏救格不入遂杖中行等四人謫戍進士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復上疏爭亦坐杖戍南京御史朱鴻模字文甫益都人馳疏救中行等五人并斥爲民于是錫爵慎行一儁懋學先後移病歸

詔遣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太監魏朝馳傳往代司喪禮部主事唐諧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無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治事許之

彗星見

從東南方起長亘天人情洶洶指目張居正至懸謗書通衢帝詔諭羣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已

兵部尚書王崇古罷

初諳達諸部嘗越甘肅境掠西番既通欵其從孫徹辰台吉舊作切盡台吉今改後倣此連歲盜番不得志求諳達西援崇古每作書止之是年諳達請赴青海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諳達意且以迎佛為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洩其謀于番族以示恩給事中劉鉉鄱陽人尹瑾東莞

人等交章劾崇古弛防徇敵。崇古奏辯，因乞休去。崇古身歷七鎮，勳著邊陲。封貢之初，廷議紛呶，有為危言以撼帝者，閣臣力持之，乃得成功。自順義歸欸後二十年，崇古乃歿。謚襄毅。

十一月，考察百官。

張居正自奪情後，知天下不與已，思以威權劫之。時因星變考察百官，趙志皐、張位、習孔教相繼遷謫。南京僉都御史張岳，字汝宗，餘姚人。請令居正奔喪，坐考察自陳貶秩。禮部尚書何維栢維栢于嘉靖時以劾嚴嵩得罪，隆慶初復官，累遷尚書。亦以自陳免。先是奪情議起，張瀚叩維栢，維栢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瀚從之。居正怒，奪維栢俸，因追論羅倫議李賢奪情，斥為小豎子，聞者莫不訝之。

戊寅 六年。春二月，以潘季馴總理河漕。

季馴治河爲明季河臣第一所陳六議具有條理今亦頗仍其利即如此濬海工程一節實爲明達事體大海口潮汐往來隨濬隨積不可以人力治理本易曉而導河刷海因其自然之勢其說尤爲至當且明神宗時至今幾二百年如

先是總河傅希摯人衡水欲塞決口吳桂芳主開老黃河故道議未決有言宜多濬海口以分水勢者會桂芳卒以季馴代之季馴相度水勢言海口自雲梯關四套以下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三四丈欲別議開鑿必須深闊相類方可注放工力甚難且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其將入海之地潮汐往來與舊口等耳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衝刷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歸海則以水治水即濬海之策也河亦非可以人力導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頻年以來日以繕隄爲事顧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是以河決崔鎮水多北潰爲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口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爲下策豈通論哉上流既旁潰又岐下流而分之其趨雲梯入海口者譬猶强弩之末耳水勢益分則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注海故今日濬海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必眞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則隄乃可固也沿河隄固而崔鎮口塞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朱家口塞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

果於勢之慮則河流久壅
梗窒不通而注壑循塗未
聞少變可見浮沙雖壅實
與水道無關言者第未深
察耳紙上空談無裨實際
迂儒之言紛騰往往如此
惟在斷之而已

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而力弱也。必暫塞清
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內奔。始置草灣河。而專復
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
使淮黃力全。涓滴悉趨于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
自去。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所謂固隄即以導河。導
河即以濬海也。又言黃水入徐。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
河而東入海。淮水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海。
此兩河故道也。元漕江南粟。則由揚州直北廟灣入海。
未嘗遡淮。陳瑄始隄管家諸河。通淮爲運道。慮淮水漲
溢。則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
湖。而淮不東侵。又慮黃河漲溢。則隄新城北以捍之。起
清江浦。沿鉢池山。柳蒲灣迤東。而黃不南侵。其後隄岸
漸傾。水從高堰決入淮郡。直同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
故。謂海口壅閉。宜急穿支渠。詎知草灣一開。西橋以上。
正河遂致淤阻。夫新河闊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故道
僅三十之一。豈能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
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河復塞。故道漸已通流。雖深
闊未及原河十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
身不難也。河身既復。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三四百丈。滔
滔東下。何水不容。非惟不必別鑿他所。而草灣亦可勿
濬矣。故爲今計。惟修復陳瑄故蹟。高築南北兩隄。以斷
兩河之內灌。則淮揚昏墊可免。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

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則淮南運道無虞。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則全河可歸故道。黃淮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此以水治水之道也。廟灣莊見前。武家墩在山陽縣西南。鉢池山在山陽縣西北。柳蒲灣在山陽縣東北。因條上六議。曰塞決口以挽正河。曰築隄防以杜潰決。曰復牐壩以防外河。曰創滾水壩以固隄岸。曰止濬海工程以省糜費。曰寢開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帝悉從其請。乃塞崔鎮等決口百三十。築高家堰隄六十餘里。歸仁集在徐州府宿遷縣南。隄四十餘里。柳蒲灣隄東西七十餘里。自徐沛至淮揚閒。遙隄縷隄。滾水。減水。壩牐。無不修築。逾年工成。自後數年。河道無大患。

立皇后王氏。餘姚人。

史稱馬自強入閣張居正以人望薦之一似居正真能不念夙嫌者殊不知居正專權植黨實有操縱之才自強當日即因負名抵忤未聞悉力糾彈自忖勢位不能相抗久矣一旦以相位牢籠自當喜出望外且其人之色厲內荏或亦有深識其底裏者是以陽推輿論之公陰責傾心之効正魯論所云苟患失之

先是帝大婚届期。慈聖太后將歸慈寧宮。諭張居正曰。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師保之責專恃先生。尋以居正充納采問名副使。吉服從事。給事中李淶字源甫雩都人。言大婚重典。而使居正變服從吉。于觀聽不宜。乞别簡用。不聽。

三月。以禮部尚書馬自強字體乾同州人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侍郎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張居正請增置閣臣。居正將歸葬父。恐高拱殷士儋復出。故有是請。令居正推擇。居正以自強有人望。而時行又其所厚。遂薦用之。自強負伉直名。素忤居正。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既入閣。守位而已。自強卒。是冬十月。

張居正葬父歸。夏六月還朝。

無所不至者也

帝大婚後居正乞歸葬父許之賜帝賚忠良銀章如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勅呂調陽等有大事勿專決馳驛之荊州聽居正處分會遼東奏大捷帝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爲條列以聞既畢葬且還朝居正上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秋涼就道帝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趣之而令中官護其母由水道行居正所過守臣率長跪撫按長吏越界迎送身爲前驅道經襄陽南陽襄王唐王出候設宴具賓主禮及抵京兩宮慰勞懇篤賞賚有加母至亦如之

秋七月呂調陽罷

張居正歸後閣事皆送裁決調陽內慚堅臥累疏乞休

嘉靖時秕政甚多獨其裁抑中官頗得制馭近習之道故涓人奉法不敢恣肆者幾數十年神宗承其遺制正當申嚴禁令何以復廣加遴選竟至三千五百人之多蓋由馮保居中用事吹噓引進使竊類復致蔓延而若輩氣燄既滋勢即難於鈐束未幾而蠱惑日甚礦璫稅監四出征求元氣由茲削盡馴至茄花委鬼竊弄威權貽毒遂傾國祚履霜堅冰此其漸矣

不出及居正還遂致仕。

詔選內豎三千五百人。

冬十二月高拱卒復其官。謚文襄。

拱家居數年及是卒張居正請復其官與祭葬如例馮保憾未釋中旨給半葬祭文仍寓貶詞云。拱初在吏部。遍識諸司賢否。倉卒舉用皆得人又以時方棘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郎由侍郎而總督而本兵中外迭居邊材自裕更取各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皆報可及諳達封貢拱力主王崇古議邊陲遂得休息卒後久之廷議頌其功乃贈

太師賜謚。

封李成梁寧遠伯。

土默特與從父哈斯坦。舊作黑石炭。弟大小韋徵舊作委政。從弟諾木圖舊作矮土。恭圖。舊作拱土。子布延台珠爾舊作卜言台周。從子黃

台吉及泰寧部長蘇巴爾噶舊作把速刻今並改等頻入犯成梁屢擊卻之論功世蔭賚稠疊至是蘇巴爾噶綽哈舊作炒花紏土默特黃台吉等以三萬餘騎壁遼河攻東昌堡方輿紀要堡在海州衛東南深入耀州遼置今在海城縣西南成梁遣諸將分屯要害以遏之而親提銳卒出塞二百餘里斬其長九人餘首級八百四十捷聞帝告謝郊廟封成梁寧遠伯成梁故驍悍善戰會張居正當國每奏捷輒張大其功遂得封伯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

己卯七年。春正月。毀天下書院

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爲公廨。

夏四月。張居正上肅雝殿箴

帝漸備六宮。多宣索太倉銀。購珠寶。居正言歲入則減于舊。歲出則浮于前。請量入爲出。罷節浮費。因進肅雝殿箴。帝嘉納焉。一日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以給事中所上災傷疏聞。因請賑。復言。上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剝民罔上。宜痛鉗以法。而上亦當加意撙節。于宮中。一切用度服御。賞賚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

秋八月。減均徭加派。

國初役法有里甲。均徭。雜泛。三等。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

曰雜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自嘉靖以來。行一條鞭法。其法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爲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于官。故謂之一條鞭。頗稱簡便。然諸役冗費名罷實存有司追徵如故。百姓苦之。至是詔減銀二百三十萬有奇。

庚辰八年春二月。辛未朔。日食。

三月。帝奉兩宮太后謁陵。天壽山。

張居正乞罷。詔慰留之。

居正扈帝謁陵歸。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歸政。帝顧居正益重。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或又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而居正奏謝。亦儼然自負爲帝者師。凡

居正儼然以帝師自負實違人臣敬愼之儀又勤敏

以乞休固寵則更效尤王安石而滋甚且因兩子下第竟奏停館選而其子遂連擢巍科直以朝廷顯俊之規摸為私室光榮之具驕橫若此雖有才亦何足重乎

再上。帝慰留懇切。最後手書稱慈聖口諭。先生親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輔爾歲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毋復與此念。居正乃出。初。居正子敬修。嗣修。懋修。先後領鄉薦。帝改元之二年。敬修會試不第。居正怒。因停是科館選。至五年。嗣修遂以第二人及第。是年。復當會試。懋修。敬修。皆中式。會居正方乞休。遂特擢懋修第一人及第。自居正私其子。連舉上第。而他輔臣呂調陽。張四維。申時行之子。亦皆先後成進士。御史魏允貞。疏陳時弊。請自今輔臣子弟中式。俟致政後始許廷對。帝以允貞言過當。謫于外。然自是輔臣居位。其子無復登第者矣。魏允貞。字懋忠。南康人。

夏四月。遼東都督王烏塔舊作兀堂今改寇邊。李成梁擊敗之。烏塔邇市寬甸。怨邊將强抑市價。數遣零騎侵邊。犯靉陽堡名。在鳳凰城北。及黃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遂入永甸堡。在鳳凰城東。成梁擊走之。追出塞。斬首八百餘級。盡毀其營

壘至秋。復犯寬甸。副將姚大節又破之烏塔。由是不振。

六月南畿大水。

秋七月。後軍都督府僉事俞大猷卒。諡武襄。

先是大猷以平古田獞功進世廕。已為巡按御史所劾。回籍聽調。久之復以都督僉事起僉書後府事領車營訓練。三疏乞歸。卒贈左都督。大猷少好易。嘗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謂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可使合為一人也。初為汀漳守備。莅武平。作讀易軒。與諸生為文會。而日教武士擊劍。及為大將。持身廉。馭下有恩。數建大功。威名震南服。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譚綸嘗與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驟。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戚謂戚繼光。劉謂劉顯也。其為綸所推重如此。

冬十月汰冗官。

先是詔南京職務清簡官不必備至是盡汰內外冗員並覈各省徭賦及諸司冒濫冗費皆從張居正請也

十一月度民田

初建昌知府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始爲歸戶冊以田從人法簡而密後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遂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于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孝宗時贏三百萬頃居正頗以溢額爲功有司短縮步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以充虛額後遂按溢額增賦

詔內官並自陳斥逐有差



帝即位初慈聖太后遇帝嚴太監馮保倚太后勢數挾
持帝帝甚畏之已而小璫孫海客用導帝戲游二人屢誘帝夜
游別宮小衣窄袖走馬持刀又數進奇巧之物帝深寵幸保言于太后后召帝
切責帝長跪受教惶懼甚保屬張居正草帝罪已手詔
須示閣臣詞過抑損帝年已十八覽之內慚然迫于太
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諫又緣保意劾去司禮巨
璫孫德秀溫泰等而令諸內侍俱自陳凡保所不悅者
斥退殆盡帝由是漸惡保并亦嗛居正矣保竊權肆橫間亦時引大
體內閣產白蓮翰林院有雙白燕居正以為瑞進之保
使使語居正曰主上沖年不可以異物啟其玩好又頗
能約束其子弟不敢肆惡人亦以是稱之然保性貪其
私人錦衣指揮徐爵內官張大受恃勢招權利居正使
蒼頭游七與爵結為兄弟交關
語言凡有所謀皆緣以達焉

辛巳 九年春正月命翰林官分番入直

以張居正請日用翰林官四人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帝初政居正嘗纂古今治亂事百餘條繪圖以俗語解之使帝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太祖列聖寶訓實錄分類成書凡四十類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帝從之

三月大閱

夏四月戎政尚書方逢時罷

逢時才略明練處置邊事悉協機宜先是五年以宣大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疏言北部輸誠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者告諳達討治即俛首聽命而與議者或曰敵使充斥日益耗費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測均未覩事機之論也今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向時十纔二三而民間耕穫之人市價之利不與焉方隆慶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爲之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所不可知者諳達老且死數年之後諸部無

所統一。狡黠爭搆。或行侵擾。在我亦惟罷貢市。固壁壘以待。仍禁邊將無輕舉。使曲常在彼。直常在我。因機處宜。顧方略何如耳。封疆之事無常形。何必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至是以老病乞休去。其功名與王崇古相亞。世稱方王。

土黙特犯遼陽。副總兵曹簠敗績。

先是。土黙特以二萬餘騎入攻錦州。𠫵將熊朝臣固守。而遣部將出戰。皆歿。敵乃分掠小凌河。在錦州府錦縣東。亦名錦川。松山。在錦縣南。杏山。在錦縣西南。會李成梁馳援。始出境。已而土黙特復與諸酋聚兵塞下。謀入廣寧。成梁率輕騎從大寧堡。在義州東北。出塞四百餘里擊之。敵大敗走。至是復入遼陽。簠出禦之。遇伏。失千總陳鵬以下三百十七人。馬死者四百六十匹。土黙特遂大掠人畜而去。

京師旱。南畿饑

張居正上言。淮鳳蘇松。連被災傷。徐宿間至以樹皮充饑。或聚爲盜。昔元末之亂。亦起于此。當破格賑之。陛下宜撙節官中耗費。嘉靖朝用最浩繁。內庫尙有餘積。今已增額。猶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供無窮之用。帝嘉納之。居正以江南貴豪怙勢。及諸奸猾吏民善逋賦。乃選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輸。國藏乃日益充裕。

五月。盡賣民間種馬。

國初馬有官牧。有民牧。官牧給邊鎮。民牧給京軍。皆有孳生駒。給草場以資芻牧。後專牧于民。視丁田授馬。始曰戶馬。既曰種馬。按歲徵駒。種馬死。孳生不及數。輙賠補。自豪右莊田占草場。馬戶漸多逃竄。穆宗從太僕少

卿武金議賣種馬之半。金言。種馬之設。專爲孳生備用。今備用馬既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謂祖制所定。關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而是時內帑乏竭。方分使括天下逋賦。穆宗遂可金奏。下部議。請養賣各半。從之。至是以互市餘馬盡賣之。上馬八兩。下至五兩。又折徵草塲地租銀。以供團營買馬。及各邊之請。迨帝末年。師役繁興。往往借支太僕銀。久之。銀與馬兩竭。冏政大壞。

